

第五編

·12·

民國叢書

第五編

·13·

哲學·宗教類

淮南鴻烈集解

劉文典著

上海書店

淮南鴻烈集解

劉文典著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初版

本書（實售大洋七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八分）

管子通釋

版權所有

編纂者 支偉成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五號

分局開設南京花牌樓

代售處各省各大書局

胡序

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之整理，一曰總帳式之整理，一曰專史式之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彊記之士，記憶之力終有所窮。索引之法以一定之順序，部勒紊亂之資料，或依韻目，或依字畫，其為事近於機械，而其為用可補上智才士之所難能。是故有史姓韻編之作，而中下之材智能用廿四史矣；有經籍籑詁之作，而初學之士能檢古訓詁矣。此索引式之整理也。

總帳式者，向來集注集傳集說之類似之。同一書也，有古文今文之爭，有漢宋之異，有毛鄭之別，有鄭王之分。歷時既久，異說滋多。墨守門戶之見者，囿於一先生之言，不惜繁其文，枝其辭以求勝；而時過境遷，向日斤斤之爭，要不過供後人片段之擷取而已。上下二千年，顛倒數萬卷，辨各家之同異得失，去其糟粕，拾其精華，於以結前哲千載之訟爭，而省後人無窮之智力；若商家之歲終結帳，然綜觀往歲之盈折，正所以為來日之經營導其先路也。

專史云者，積累既多，系統既明，乃有人焉，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擇文化史之一部分，或以類別，或以時分，著為專史。專史者，通史之支流而實為通史之淵源也。二千年來，此業尚無作者；鄭樵有志於通史，而專史不足供其採擇；黃宗羲全祖望等有志於專史，而所成就皆甚微細。此則前修之所

未逮，而有待於後來者矣。

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帳式之國故整理也。淮南王書，折衷周秦諸子，「棄其畛挈，斟其淑靜，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帳者也。其書作于漢代，時尙修辭；今觀許愼高誘之注，知當漢世已有注釋之必要。歷年久遠，文義變遷，傳寫譌奪，此書遂更難讀。中世儒者排斥異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絕代奇書沉埋不顯。迄乎近世，經師旁求故訓，博覽者始稍稍整治秦漢諸子；而淮南王書，治之者尤衆。其用力最勤而成功較大者，莫如高郵王氏父子，德清俞氏，間有創獲，已多臆說矣；王紹蘭孫詒讓頗精審，然所校皆不多。此外，如莊逵吉洪頤煊陶方琦諸人，亦皆瑕瑜互見。計二百年來，補苴校注之功，已令此書稍稍可讀矣。然諸家所記，多散見雜記中，學者罕得遍讀；其有單行之本，亦皆僅舉斷句，不載全文，殊不便於初學。以故今日坊間所行，猶是百五十年前之莊逵吉本，而王俞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數學人之享用。然則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者之先務哉？

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吾知之稍審，請略言之。唐宋類書徵引淮南王書最多，而向來校注諸家搜集多未備；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遺漏尙多。叔雅初從事此書，遍取書鈔，治要，御覽，及文選注諸書，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許高舊注者，一字一句，皆採輯無遺。輯成之後，則熟讀之，皆使成誦；然後取原書，一一

注其所自出；然後比較其文字之同異；其無異文者則舍之；其文異者，或訂其得失，或存而不論；其可推知爲許愼注者，則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計御覽一書已踰千條，文選注中亦五六百條。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

方叔雅輯書時，苟有引及，皆爲輯出，不以其爲前人所已及而遺之。及其爲集解，則凡其所自得有與前人合者，皆歸功於前人；其有足爲諸家佐證或匡糾其過誤者，則先舉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證附焉。至其所自立說，則僅列其證據充足，無可復疑者。往往有新義，卒以佐證不備而終棄之；友朋或爭之，叔雅終不願也。如詮言訓『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俞樾據上文『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因謂『鼻』字爲衍文；然文子符言篇上文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而下文亦有『鼻』字。叔雅稿本中論此一條云：

此疑上文『口好味』上脫『鼻好香』三字。文子符言篇及此處耳目鼻口並舉，皆其證也。俞氏不據文子以證上文之脫失，反以『鼻』字爲後人據文子增入，謬矣。惟余亦未在他處尋得更的確之證據，故未敢駁之耳。

此可見叔雅之矜愼。叔雅於前人之說，樂爲之助證，而不欲輕斥其失，多此類也。然亦有前人謬誤顯然，而叔雅寧自匿其創見而爲之隱者，如本經訓『元元至碭而運照，』俞樾校云：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俶眞篇曰「斃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諸子平議三十，頁八）

叔雅稿本中論此條云：

宋明本皆作「玄元至碭而運照。」莊本避淸聖祖諱，改玄爲元耳。俞氏未見古本，但憑莊本立說，可笑也。「玄，天也」本是古訓。原道，覽冥，說山諸篇，高注皆曰「玄，天也。」釋名「天謂之玄。」桓譚新論（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玄者，天也。」

此條今亦未收入集解，豈以宋明藏本在今日得之甚易，以之責備前人爲乘其不備耶？此則忠厚太過，非吾人所望於學者求誠之意者矣。

然即今印本集解論之，叔雅所自得，已卓然可觀。如俶眞訓云：

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靑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

向來校者僅及名物訓詁，未有校其文義之難通者。叔雅校云：

「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爲「壹，」義遂不可通矣。（卷二頁十一）

此據御覽以校莊子，乃以之校淮南，甚精也。又如墬形訓云：

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

高注云：

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指，牛羊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

莊逵吉校云：

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

莊校已甚精審，然「無前」「無後」之說終不易解。

叔雅校云：

莊校是也。御覽八百六十四，脂膏條下，八百九十九，牛條下引，指並作脂，是其碻證。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疑當作「兌」，始譌爲「无，」傳寫又爲「無」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兌前兌後，又引注云：「豕馬之屬前小，牛羊後小，」是其證矣。前小即兌前，後小即兌後也。

此條精碻無倫，異所謂後來居上者矣。

（卷四，頁九。兊即今銳字。）

類書之不可盡恃，近人蓋嘗言之。叔雅校此書，其採類書，斷制有法。若上文所引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原文而并及久佚之古注，其可依據，自不待言。其他一文再見或三見，而先後互異者，或各書同引一文而彼此互異者，或僅一見而與今本微異者，其爲差異雖甚微細，亦必竝存之，以供後人之考校。其用意甚厚，而其間亦實有可供義解之助者。如說林訓云：

以兎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

孫詒讓校此句，謂「歸當爲遺，聲之誤也」；其爲臆說，無可諱言。叔雅引御覽九百七引，作：

以兎之走，使大如馬，則逐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

此不必糾正孫說，而使人知此句之所以可疑，不在「歸」字之爲「遺」爲「追」，而在「犬」字之應否作「大」。蓋校書之要，首在古本之多，本子多則暗示易，而向之不爲人所留意者，今皆受拶榨而出矣。上文之「兊」，此文之「大」，皆其例也。

叔雅此書，讀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與其方法之嚴而慎。然有一事，猶有遺憾，則錢繹之方言箋疏未被採及，是也。淮南王書雖重修飾，然其中實多秦漢方言，可供考古者之採訪。如開卷第一葉「

甚淖而滒，」高注曰「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謂滒。滒讀歌謳之歌。」莊逵吉引說文「滒，多汁也」以證之是也。今徽州方言謂多汁爲「淖，」「粥多瀋則謂之「淖粥；」「欲更狀之則曰「淖滒滒，」「滒今讀如呵。又如主術訓云「聾者可使嚾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王紹蘭與孫詒讓皆引攷工記弓人「筋欲敝之敝」句，鄭司農注「嚼之當熟。」孫又引賈疏「筋之椎打嚼齧欲得勞敝，」謂「嚼筋」爲漢時常語，即謂椎打之，使柔熟，以纏弓弩也。（本書卷九頁十二。）今徽州績谿人詈人多言而無識曰「嚼弓筋，」亦曰「睛嚼弓筋。」凡此之類，皆可今古互證。錢繹所輯，雖未及於今日之方言，然其引此書中語與方言故訓竝列，往往多所發明，似亦未可廢也。質之叔雅，以爲如何？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六日，胡適。

自序

淮南王書．博極羣言．總統仁義．牢籠天墬．彈壓山川．誠眇義之淵叢．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灋之要者也．惟西漢迄今．歷二千祀．鈔栞屢改．流失遂多．鄦高旨之洞淵．句讀由其相歐．後之覽者．每用病諸．雖淸代諸師．如盧文弨洪頤煊王念孫俞樾孫詒讓陶方琦之倫．各有記述．咸多匡正．而書傳繁博．條流踳散．叠分袠異．檢覈難周．用使脩學之士．迴遑岐塗．沿波討原．未知攸適．予少好校書．長而彌篤．講誦多暇．有懷綜緝．聊㠯鍇指．增演弇脩．采拓淸代先儒注語．搆會甄實．取其要指．豫是有益．竝皆鈔內．其有穿鑿形聲．競逐新異．歐眞越理．㠯是爲非．隨文糾正．用祛疑惑．若乃務出游辭．苟爲汛說．徒滋蕪濫．秖增煩冗．今之所纂．又㠯忽諸．筦闚所及．時昗𢧵意．悄有發明．亦坿其末．雖往滯斯疑．未盡通解．而正譌莤佚．必有馮依．一循塗軌．未詳劂闕．名爲纂解．合二十一卷．厤世之君子．或裨覽觀焉．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十五日．合肥劉文典．

叙目

漢涿郡高誘撰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〇莊逵吉云。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為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亾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〇莊逵吉云。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譌。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為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彊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〇莊逵吉云。古巖嚴字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〇莊逵吉云。本事作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為衡山王。次為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〇莊逵吉云。本傳作使為離騷傳。〇孫詒讓云。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即本高敘。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

由、當、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並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莊逵吉云、弁、古卞字、人姓名、○孫詒讓云、林寶元和姓纂九、卞姓云、濟陰寃句人、魏卞揖生統、爲晉琅琊內史、生粹、中書令、（此下據晉書卞壼傳、當有粹生壼云云、永樂大典本挩）子昣盱眈瞻、然則此弁揖即卞揖、（漢隸書弁字多作亓、後遂變爲卞、莊校是也）爲壼之曾祖、晉書壼傳所載世系、止詳統粹官爵、而不及揖、此可以補其闕、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十三氾論訓　卷十四詮言訓　卷十五兵略訓　卷十六說山訓

卷十七說林訓　卷十八人間訓　卷十九脩務訓　卷二十泰族訓

卷二十一要略

歲甲辰逵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坫．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搯其箴篙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並爲之敘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概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敍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隨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愼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又有淮南鴻烈音

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隨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昫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考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鄲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删併訛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敍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考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卽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并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敍文。卽是高誘。逵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俶眞訓剞劂。注云。剞。巧工鉤刀。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剞。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劂。鋸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惑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晝隨灰而月暈闕云。有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般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錣云。馬策端有利鋒。所

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澂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潦。鷄棲井榦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騏驎鬭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騏驎。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墣塞江云。墣。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綄之候風許注云。綄。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綄作俔。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訛矣。故釣射鷫鸘。太平御覽引作釣射瀟湘。是足證其殊異。牛蹏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蹏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蓋唐宋以前。古本尚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考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逵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歙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考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敍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亡于天下。而逵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逵吉撰。

淮南鴻烈集解目錄

第三冊

第四冊

第五冊

第六册

淮南鴻烈集解

卷一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眞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姚範云疑訓字高誘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即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訓也要略無訓字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也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原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原泉之所自出也浡涌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滑讀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也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閒也一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桄車之桄○桂馥云一切經音義云桄聲類作輄車下橫木也今車牀及梯轝橫木皆曰桄是也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莊逵吉云三光日月星李善文選注作許愼注說文解字維車蓋維也鄭康成注雜記云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紘非正義故誘讀從之甚淖而滒甚纖而微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謂滒滒讀歌謳之歌○莊逵吉云說文解字滒多汁也讀若哥古哥歌同字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下言三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許注云庖犧神農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俞樾云：撫讀爲幠。說文巾部：幠，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即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幎於六合。高誘注曰：幎，覆也。幠、幎同義。作撫者，段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既，休也。○莊逵吉云：古滯廛輦相轉，故周禮賈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廛之言纏，故廛有止訓。滯之音義皆從之。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應，當也。雷聲雨降，並應無窮。窮，已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文典謹按：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鬼出神入。鈞旋轂轉，周而復帀。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一曰：天也。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爲爲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所爲言之，而適自通于德也。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者，不欲也。神託於秋豪之末，言微眇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論天也。總，合也。○俞樾云：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毫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御覽七十七引，優並作覆。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呴諭覆育，萬物羣生。呴諭，溫恤也。育，長也。○洪頤煊云：禮記樂記：煦嫗覆育萬物。鄭注：氣曰煦，體曰嫗。正義：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故言煦嫗覆育萬物也。呴諭即煦嫗，古字通用。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也。角觡生也。角，鹿角也。觡，麋角也。觡讀曰格。獸胎不贕，鳥卵不毈。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毈。言不者，明其成。○莊逵吉云：說文解字：毈，卵不孚也。又天文訓云：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汪文臺云：雲笈七籤一引贕作殰，毈作殈。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夭死。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陶方琦云：詩桃夭正義引許注：楚人謂寡婦曰霜。即此注也。如俶眞訓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瀵（文選江賦注引），覽冥訓許注：楚人謂袍曰襺（列子釋文引）之例。高注承舊說，故似同。惟脩務訓（有題篇字，爲高注本）以養孤孀，高注：維家謂寡婦曰孀婦（呂覽高注時稱維家），與許稱楚人亦異。知二十一篇內稱楚人者，多係許注矣。許注孀作霜，用孀段借字（御覽二十八及八十三引以養孤霜，正作霜，亦是許本）。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許注云：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己

者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蠉飛蝡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虐之。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王念孫云：諸書無訓縣為小者，縣當為緜字之誤也。(隸書緜字或作緜，縣字或作縣，二形相似，故緜誤為縣。漢緜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作縣，是其證也。荀子彊國篇「令巨楚縣吾前」，史記孝文紀「曆日緜長」，今本緜字並誤作縣。)逸周書和寤篇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小也」，故高注亦訓為小。旋亦小也。方言「睫，短也」，郭璞曰「便旋，庳小貌」，睫與旋同。此言道至微眇，空若易窮，而實則廣大不可究也。此言旋緜，下言纖微，其義一也。又主術篇「軼軩鐵鎧，瞋目扼豎(古腕字)，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高注曰：「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案縣亦當為緜，緜，薄也。此言緜，下言薄，其義一也。漢書嚴助傳「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薄也。」言德之所槩，折衝千里，若軼軩鐵鎧，瞋目扼豎，其於以槩兵刃則薄矣。高訓縣為遠，而曰比於德不及之遠，殆失之迂。

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也，故曰不可為象也。屈，竭也。怳讀人空頭扣之怳。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也。○俞樾云：遂讀為邃。離騷經「閨中既邃遠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並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薛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邃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猶屈伸也。俛仰猶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夷或作遲，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莊逵吉云：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故夷或為遲。丙白字形相近。○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引許注云：「馮遲、太白，河伯也。」古夷遲通。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濟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淮南「昔者馮遲太丙之御也」，亦作遲。莊子秋水篇釋文「河伯一名馮遲」，顏籀匡謬正俗云「古遲夷通，淮南說馮夷河伯乃為遲」，師古所云淮南即許本也。丙或作白者，廣雅釋蟲「白魚，蛃魚也」，王氏疏證謂白與丙聲之轉，引淮南丙或作白為證。枚乘七發「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太白為河伯，是許說之所本。御覽引尚書緯云「白經天水央江」，鄭康成注「白，太白」。○洪頤煊云：丙當是內字之譌，大內即大豆。呂氏春秋聽言篇「造父始習於大豆」，內

豆聲相近說文㔷从匸丙聲徐鉉曰丙非聲義當从內會意亦其證

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爲其馬也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也○王念孫云雲車與雲蜺相複雲當爲雷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正作乘雷車下文曰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覽冥篇曰乘雷車服應龍(今本服下誤衍駕字辯見覽冥)皆其證也雷與雲字相似又涉下句雲字而誤入雲蜺本作六雲蜺高注以雲蜺爲其馬也本作以雲蜺爲六馬也(其字古作亓形與六相似故六誤爲其史記周本紀三百六十夫索隱曰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今本六字皆誤作其)此言以雷爲車以雲蜺爲六馬故曰乘雷車六雲蜺齊俗篇曰六騏驥駟駃騠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尸子曰文軒六駃騠韓子十過篇曰駕象車而六交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虯並與此六雲蜺同義文選七發六駕蛟龍附從太白李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乘雷車(今本雷字亦誤作雲)六雲蜺此尤其明證矣今本作入雲蜺太平御覽引作駕雲蜺皆後人不曉六字之義而妄改之耳(若作入雲蜺則與注中雲蜺爲六馬之義了不相涉若作駕雲蜺則注但當云以雲蜺爲馬無煩言六馬也)

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騖馳也怳忽無之象也往行也○王念孫云怳忽當爲忽怳(注內怳忽同)文選七發注引作忽荒荒與怳通(老子曰是謂忽怳賈誼鵩鳥賦曰寥廓忽荒怳與往景上爲韻(景古讀若鞅下文如響之與景與像爲韻大荒西經正立無景與響往爲韻荀子臣道篇形下如景與響象爲韻)若作怳忽則失其韻矣

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雪中無有迹爲日所照無景杜也○文與蹟按俗本有注云景古影字孫志祖云顏氏家訓書證篇景字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而惠氏棟九經古義乃云高誘淮南子注曰景古影字誘漢末人當時已有作景傍彡者非始于葛洪字苑案高誘淮南注並無此語俗刻原道篇注有之乃明人妄加唯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注有景古以爲影字語盛辯固在葛洪後也段懋堂則云惠定宇說之漢張平子碑即有影字不始于葛洪然則古義之說蓋誤據俗本淮南子當改引張平子碑方合

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扶攀也搖動也抮抱引戾也扶搖直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抮讀與左傳憾而能胗者也同也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也○洪頤煊云抮抱亦作軫鮑文選七發李善注引淮南許注軫轉也玉篇鮑戾也廣雅釋訓軫鮑轉戾也鮑即鮑字之譌○俞樾云此當作抮扶搖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多以抮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抮抱引戾也故移抮字於下使抮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搖遊篇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抮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摶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抮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經行也紀通也蹈蹠

也騰上也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猶斥也淪入也閬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耐如此○文典謹按耐古能字其耐如此猶言其能如此也

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勁強也策箠也末之感也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劉績本鍛作錣注內末之感也作錣箠末之箴也鍛讀炳燭之炳作錣讀焫燭之焫云錣箠作鍛非王念孫云劉本是也錣謂馬策末之箴所以刺馬者也說文笍羊車騶箠也箸箴其耑長半分玉篇陟衛切字或作錣玉篇錣竹劣竹芮二切針也道應篇白公勝到杖策錣上貫頤彼注云策馬擿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錣音竹劣竹芮二反）錣之言銳也其末銳也韓子喻老篇作白公勝倒杖策而銳貫頤）氾論篇是猶無鏑銜策錣而御馭馬也注云錣檛頭箴也（說文檛箠也）義並與此注同循務篇云良馬不待冊錣而行（冊與策同）韓子外儲說右篇云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進則引之遲則策之列子說符篇白公勝倒杖策錣上貫頤釋文曰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鍼所以刺不前也義亦與高注同錣為策末之箴故勁策與利錣連文今本錣作鍛則義不可通矣高注錣鐵末之箴也道藏本作末之感也此是末誤作未箴誤作感又脫去錣錣二字耳茅一桂本改末之感也為末世之御而莊伯鴻本從之斯為謬矣焫音如劣反聲與錣相近故曰錣讀焫燭之焫（焫燭燒燭也郊特牲曰焫蕭合羶薌）秦策秦且燒焫獲君之國史記張儀傳作燒掇是其例也今本作鍛讀炳燭之炳則不可通矣○陶方琦云說文鍪字下云羊箠也端有鐵（鐵當是鍼）玉篇笍或作錣說文無錣即鍪字也御覽七百四十六引淮南（循務訓）良馬不待冊錣而行許注錣策端有鍼也皆與此說同廣韻十五鎋錣字下云策端有鐵（鐵應作鍼）即引許注

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陶方琦云文選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注引許注澹猶足也齊俗訓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許注澹足也叚澹為贍故曰猶足又通呂氏春秋適音篇音不充則不詹高注詹足也讀如澹然無為之澹

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騶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夫丈夫喻體道者也造化天地一曰道也霄讀消息之消○王念孫云顧氏寧人唐韻正曰御本作騶騶古音則俱反與俱區騶為韻（說文騶從馬芻聲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作救反又七須反荀子禮論篇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注騶御也御字正釋騶字而今本為不通音者竟改本文騶字為御案韻補引此正作騶念孫案顧說是也今本作御者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耳太平御覽天部八兵部九十引此竝作騶○陶方琦云御覽八引許注霄其霧按霄其霧三字譌文古字其作亓雲作云相似故雲字譌作其字霧乃譌字當是霄雲也人間訓霄摩赤霄許注霄飛雲也下篇霄雲氣或是霄雲也一作霧脩務訓乘雲陵霧是其證○文典謹按文選繆熙伯挽歌詩注女史箴注引並作恬然無為與造化遊遨郭景純遊仙詩注引作大丈夫乘雲

陵霄與造化遁逃 縱志舒節以馳大區 區宅也宅謂天也 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埽塵 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也月麗于箕風揚沙 電以爲鞭策 電激氣也故以爲鞭策○文典謹按御覽十三引注激作擊 雷以爲車輪 雷轉氣也故以爲車輪 上游於霄雿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 霄雿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霄讀紺綃雿讀翟氏之翟○王念孫云霄雿者虛無寂漠之意俶眞篇曰虛無寂漠蕭條霄雿是也上言霄雿下言無垠鄂義本相近高以正文言上遊遂以霄雿爲高峻貌非其本指也無垠下有鄂字今本正文及注皆脫去漢書揚雄傳紛被麗其亡鄂顏師古曰鄂垠也垠鄂與霄雿相對爲文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鄂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愼曰垠鄂端崖也（七命注同）是許本有鄂字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是高本亦有鄂字○陶方琦云高注作無垠與許引原文亦異御覽引高注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今高本作無垠亦係譌敚說文土部垠地垠也眾經音義七引說文作地圻咢也楚辭王注垠岸崖也天文訓气有涯垠垠通沂漢書晉灼注沂厓也鍔即說文刀部之㓷字然應作鄂李善引淮南正文作鄂而引注作鍔堮爲譌字七命注引許注作垺文選甘泉賦注引鄂垠埒也莊子天下篇無端崖之辭許說本此 劉覽偏照復守以全 劉覽回觀也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莊逵吉云詩彼留之子鄭康成以爲即劉字故劉讀爲留 經營四隅還反於樞 隅猶方也樞本也 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 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故曰無不備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 ○王念孫云動當爲勤字之誤也（齊語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動也管子小匡篇動作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堵敖艱徐廣曰艱一作勤今本勤誤作動）脩務篇四肢不勤即其證四支不勤聽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即上文所謂遠而不勞也不勤即不勞意與不損相近若不動則意與不損相遠矣且搖勞爲韻勤損爲韻若作動則失其韻矣 聽明不損 損減也 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 八紘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央也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俞樾云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蓋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 爲治也 因其自然而推之 推求也事也 萬物

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王念孫云。秉其要歸之趣。當作秉其要趣而歸之。秉。執也。要趣猶要道也。言執其要道。而萬變皆歸也。此與因其自然而推之相對為文。且歸與推為韻。今作秉其要歸之趣。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文子道原篇正作秉其要趣而歸之。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好醜。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莊逵吉云。古無影字。故用景。叫呼彷彿。默然自得。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也。○王念孫云。廣韻去聲五十九鑑䫲字注云。叫呼仿佛。䫲然自得。音黠去聲。所引即淮南之文。而今本作默然自得。疑後人少見䫲字。而以意改之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俞樾云。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蓋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為容也。靜性為韻。動容為韻。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韻矣。且上言動。下言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容即搈之段字。亦或作溶。韓子揚搉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後動。即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為容乎。故知此與禮記並誤也。說詳羣經平議。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交也。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己本所受天清淨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衰也。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不以人間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也。小大修短。各有其具。具猶備也。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應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言民戴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王念孫云。莫敢本作莫能。此後人依文子道原篇改之也。唯不與萬物爭。故莫能與之爭。所謂柔弱勝剛彊也。若云莫敢。則非其指矣。下文曰。攻大䃺堅。莫能與之爭。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皆其證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莫能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讀距守之距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

○文典謹按文選七發注引箴作鍼娟嬛作蜎蠉又引高注云蜎蠉白公時人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娟嬛之數作便嬛之妙

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

棊美箭所出地名也衞利也烏號桑柘其材堅勁烏時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橈下勁能復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莊逵吉云司馬相如子虛賦注應劭說烏號與誘前一義同○文典謹按風俗通云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着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又御覽三百四十七引古史考云烏號柘[illegible]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烏乃號呼以柘爲弓因名曰烏號皆與高注前一義同○王引之云廣雅箘簬衞箭也禹貢曰惟箘簬楛簬與簬同戴凱之竹譜曰衞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博箭衞音衞見三倉（以上竹譜）字通作衞原道篇曰射者扞烏號之弓（扞讀若紆今本扞誤作扞辯見韓子扞弓下）彎棊衞之箭兵略篇曰栝淇衞箘簬與淇與棊同淇衞箘簬對文皆箭竹之名也方言曰簬或謂之箭裹或謂之棊竹譜曰簬竹中博箭是簬與棊一物也以簬爲博箭謂之棊以簬爲射箭則亦謂之棊耳棊者箭簬之名說文曰萁豆莖也豆莖謂之萁箭莖謂之棊聲義並同矣乃高注原道篇云棊美箭所出地名也衞利也注兵略篇云淇衞箘簬箭之所出也竹譜引淮南而釋之云淇園衞地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案淇乃衞之水名先言淇而後言衞則不詞矣晉有澤曰董蒲之所出也然不得曰董晉之蒲楚有藪曰雲竹箭之所生也然不得曰雲楚之竹箭且淇水之地去冀鄙非甚遠當禹作貢時何反不貢篚簬而貢者乃遠在荊州乎○洪頤煊云棊當作淇兵略訓淇衞箘簬高注淇衞箘簬箭之所出也淇在衞地故曰淇衞

重之羿、逢蒙子之巧，○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四引無羿字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巧要取也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罟魚网也詩云施罟濊濊○王念孫云正文注文內罟字皆當爲罛罛罟擊相近又涉上文網罟而誤也凡魚及鳥獸之網皆謂之罟而罛則爲魚網之專稱爾雅鳥罟謂之羅兎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彘罟謂之羉魚罟謂之罛衞風碩人篇施罛濊濊毛傳曰罛魚罟此皆高注所本若專訓罟爲魚網則失其義矣（罛字必須訓釋故引詩爲證若罟字則不須訓釋上文網罟二字無注卽其證）且此文失鳥二字承上籠字言之亡魚二字則承上罛字言之若變罛言罟則又非其指矣呂氏春秋上農篇罛罟不敢入於淵高彼注云罛魚罟也詩云施罛濊濊正與此注同足正今本之誤初學記武部漁類太平御覽資產部罛類引此並作因江海以爲罛○文典謹按藝作因江海以爲罟與上句張天下以爲之籠不一律今據御覽七百六十

四八百三十四補之字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王念孫云初學記引此作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是也上文言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故曰繳不若網又言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罛又何亡魚失鳥之有故曰網不若無形之像且網與像為韻今本脫去四字則失其韻矣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匡上內置穴中乃熱走窮穴適能禽一鼠也蟾蠩鼁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逾滋益甚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任小數作任小技又九百四十二引注匡作筐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鯀帝顓頊之五世孫禹之父也八尺曰仞鯀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王念孫云三仞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並引作九仞是也初學記居處部引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此謂鯀作高城而諸侯背之則當言九仞不當言三仞也○陶方琦云注八尺曰仞乃許注今在高注中乃許注屬入高注之故也覽冥訓高注云百仞七百尺也又說林訓高注云七尺曰仞其注呂覽功名適威等篇均云七尺曰仞此云八尺乃許義也說文仞字下云伸臂一尋八尺知許君注淮南說必同後人多以許注屬入高注中非有明白左證安能別而出之○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背作倍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莊逵吉云太平御覽作中外賓服○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引焚作禁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于胷臆之內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粹讀禍祟之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也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言攻戰之備于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文典謹按意林引是故作猶狗作犬策作捶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摯郭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王念孫云欲寅之心寅當為宊字之誤也宊與肉同（干祿字書云宊肉上俗下正廣韻亦云肉俗作宊墨子迎敵祠篇狗彘豚雞食其宊太玄玄數為會為宊）欲肉者欲食肉也諸本及莊本皆作欲害之心害亦宊之誤（害字草書作宊與宊相似）文子道原篇亦誤作害劉績注云古肉字則劉本作宊可知而今本亦作害蓋世人多見害少見宊故傳寫皆誤也（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今本宍誤作害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宍之誤又齊俗篇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宍之誤自肉謂獸相食也相食之魚自肉之獸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引此作食肉之獸食字涉上句相食而誤而肉字則不誤文子上禮篇正作自肉之狩(狩與獸同)○俞樾云伊尹不閒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並稱伊尹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秋駕於其師即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儒

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

○陶方琦云文選西征賦注引峭法刻誅作陗法刻刑又引許注云陗峻也今高本刑作誅亦與許本異說文阜部陗峻也(峻即說文作陖)與注淮南同

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繁數也○王念孫云衛當為御字之誤也繆稱篇曰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義與此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御文子道原篇亦作御

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

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文典謹按文選琴賦注羣書治要引箴並作鍼

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

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卦之風聲也

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均平也○王念孫云脩當為循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循誤為脩(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循道理因天地循亦因也若作脩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地部二居處部八引此並作循文子道原篇亦作循又俶眞篇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脩其道脩亦當為循此四者皆謂名因其實也文選西都賦注引此正作循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亦作循又主術篇橋植直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脩亦當為循言人主靜漠而不躁則百官皆得所道循猶橋衡之俛仰取制於杜也又齊俗篇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脩亦當為循文選東都賦東京賦注引此並作守道順理順亦循也又詮言篇法脩自然已無所與脩亦當為循謂循其自然而已不與也文子符言篇作治隨自然隨亦循也又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賢(今本賢誤作質辯見詮言)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脩亦當為循須亦當為順皆字之誤也文子作治不順理而事不須時順亦循也又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脩亦當為循循其理即由其道也又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脩亦當為循文子道德篇作道術可因因亦循也又兵略篇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脩亦當為循循謂順其序也俶眞篇曰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榦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是也又泰族篇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脩

亦當爲循。循與揗同意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蘋也。○王念孫云：萍本作蘋（埤雅引此已誤）。高注：萍，大蘋也。本作蘋，大萍也。萍字或作蓱。爾雅：苹（音平），蓱（音瓶），其大者蘋（音頻）。召南采蘋傳曰：蘋，大蓱也。說文蘋作薲，亦云大蓱也。此皆以小者爲萍，大者爲蘋，卽高注所本也。呂氏春秋本味篇：菜之美者，昆侖之蘋。高注曰：蘋，大萍（舊本大萍誤作大蘋，今改正）。是與此注互相證明矣。後人既改正文蘋字爲萍，又互改高注蘋萍二字以就之，而不知其小大之相反也。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蹠讀摭拾之摭。○陶方琦云：文選舞賦注、高唐賦注引許注：蹠，蹈也。按二家注文異。舞賦引許注蹈作踏。說文足部：蹈，踐也。又蹋，踐也。俗字作蹈，踏蹋連文，而同訓。然此踏字乃蹈字之誤。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爲刀劍之口是也。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耳。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也。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員，輪丸之屬也。窾，空也。舟船之屬也。故曰自然之勢也。窾讀科條之科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明堂月令曰：清風至，則穀雨，是也。育，長也。風或作分合。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既，已也。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藏。蟄讀什伍之什。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也。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莊逵吉云：說文解字：榛，菆也。菆，蓐也。蓐，陳草復生也。一曰族也。皆轉相訓。注菆音側鳩切，古菆聚同聲，聚木卽菆木也。○王引之云：榛巢連文，則榛卽是巢，猶窟穴連文，則窟卽是穴。榛當讀爲橧。廣雅：橧，巢也。禮運曰：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字亦作曾。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蹶穴其中。羣書治要引曾子蹶穴作窟穴，以窟穴對曾巢，正與此同。禮運之橧巢，亦與營窟對文也。凡秦聲曾聲之字，古或相通，若潧洧之溱，說文作潧，是也。高以榛爲榛薄之榛（主術篇入榛薄，高注：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則分榛與巢爲二物，比之下句爲不類矣。說林篇曰：榛巢者處茂林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以窟穴對榛巢，亦與此同。彼言榛巢者處茂林，則榛巢非茂林也；此言木處榛巢，則榛巢亦非木也。若以榛爲榛薄之榛，則又合榛與木爲一物矣。○文典謹按：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左思招隱詩注、答張士然詩注引高注並作叢木曰榛。

禽獸有芃。芃，蓐也。○王念孫云：劉績本芃作芄，案劉本是也。廣雅：芄，獸蓐也。正與高注合。脩務篇曰：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莤，槎櫛窟虛，連比以像宮室。此云禽獸有芄，人民有室，其義一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芃作芄。又引許注云：芄，獸蓐也。孫馮翼輯許愼淮南注未收此條。

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獫狁，北胡也。

于越生葛絺。于，吳也。絺，細葛也。○道藏本于作干。王念孫云：作干者是也。春秋言於越者，即是越，而以於爲發聲。此言干越者，謂吳越也。若是于字，則高注不當訓爲吳矣。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於越，非是。辯見荀子。）漢書貨殖傳：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于亦干之誤。干越皆國名，故言戎翟之與干越，猶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顏師古以爲春秋之於越，失之。司馬彪訓干爲吳，正與高注同。莊從劉本作于，則與高注相背矣。

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七、御覽四十一引衆竝作多。疑許注本如此。

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默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王引之云：諸書無訓被爲鬋者，被髮當作鬋髮，注當作鬋，翦也。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鬋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鬋髮（見齊俗篇。又曰：越王句踐鬋髮文身。）張揖以爲古鬋字也。（字又作鬋。）逸周書王會篇曰：越漚鬋髮文身。墨子公孟篇曰：越王句踐鬋髮文身以治其國。史記趙世家曰：夫鬋髮文身，甌越之民也。）此言九疑之南，正是越地，故亦曰鬋髮文身也。主術篇：是猶以斧鬋毛，高彼注曰：鬋，鬋也。鬋讀驚攢之攢，故此注亦曰：鬋，鬋也。後人見王制有被髮文身之語，遂改鬋爲被，幷注中鬋字而改之，不知鬋與鬋同義，故云鬋鬋也。若是被字，不得訓爲鬋矣。（趙世家之鬋髮，趙策作祝髮，錢曾劉本並同，俗本亦改爲被。）且越人以鬋髮爲俗，若被髮則非其俗矣。（漢書地理志：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短其髮，文其身以像龍子，故不見傷害。卽此所云鬋髮文身以像鱗蟲也。高注訓鬋爲鬋，亦與漢書斷髮同義。）

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因水之宜也。

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尙氣力。○王念孫云：俗本作各，言狄人各尙氣力也。各誤爲谷，（漢部陽令曹全碑：各獲人爵之報，各作各，形與谷相似。）谷草書亦相似，）後人因加人旁耳。不知不穀食與下文人不弛弓馬不解勒皆是狄人之俗，非獨尙氣力一事也。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九引此正作各尙氣力。

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

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失猶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鴝鵒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魯昭公亡異也。〇王念孫云：枳本作橙，此後人依考工記改之也。不知彼言橘踰淮而北爲枳，此言樹之江北則爲橙，義各不同。注言見周禮者，約舉之詞，非必句句皆同也。埤雅引此作化而爲枳，則所見本已誤。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在南稱甘，度北則橙，李善注引淮南曰：江南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果部橘下並引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爲枳，又引淮南曰：夫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御覽橙下引淮南同。）然則考工作枳，而淮南作橙，明矣。晉王子升甘橘贊曰：異分背域，北則枳橙。此兼用考工與淮南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也。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䁥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歧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游，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〇俞樾云：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雪，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爲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蜩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即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凡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綸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即大海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者也。〇莊逵吉云：天竺即身毒，故天有身義。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

慮而得。不為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人心以上气所往來也高無注莊子釋文引郭象注靈府心也心有靈气能主持也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王引之云高未解人字之義故訓為治人者偶也言與造化者為偶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檜風匪風箋曰人偶能割亨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公食大夫禮注曰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是人與人相偶同義故漢時有相人偶之語上文云與造化者俱本經篇云與造化者相雌雄齊俗篇曰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曰俱曰為友曰為人曰相雌雄皆是相偶之意故本經篇與造化者相雌雄文子下德篇作與造化者為人此尤其明證矣莊子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應帝王篇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為人並與淮南同意解者亦失之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為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陶方琦云文選辨命論注引許注昔共工古諸侯之彊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按二家注文異史記三皇本紀言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彊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列子潛夫論引皆有怒字)高本無怒字應補離騷路不周以左轉王注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郝氏懿行山海經箋疏云王逸高誘注云不周山在崑崙西北然非也依此經乃在崑崙東南敘西次三經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然非指言崑崙西北許注西北之山不專指崑崙是也列子湯問篇張注不周山在西北之極與許說合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嚳黃帝之曾孫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越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陶方琦云此事見莊子呂覽然作王子搜越世家不壽生王翁翁生王翳是也莊子呂覽然作丹穴許作巫山之穴與高本異也巫山在南郡巫縣俶眞訓巫山之上高注巫山在南郡○文典謹按書鈔百五十八引翳作發山上有巫字又引許注云翳越王之太子當立讓逃巫山之穴中薰以火烟薰之也逐不得已立為王孫馮翼輯許注未收此條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治為也雖聖不得為故曰在道孔子是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

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沸陰城陽也。一曰沸南歷城山也。墝埆讀人相墝橡之墝。○王念孫云。封壤二字義不相屬。封壤本作封畔。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封畔皆謂田界也〔周官保章氏注。呂氏春秋孟春樂成二篇注並云。封界也。說文。畔田界也〕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本出韓子難一〕大雅緜傳亦云耕者讓畔。封畔與肥饒相對爲文。下文以曲隈深潭相予。曲隈深潭亦相對爲文。覽冥篇云。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此云田者以封畔肥饒相讓。漁者以曲隈深潭相予。其義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六。爾雅釋草疏引此。並作封畔。○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一引昔下有者字。又宋本注城作成。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若語。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潭讀葛覃之覃。○陶方琦云。文選南都賦注。七命注。長笛賦注。引許注。湍。水行疾也。按說文水部。湍。疾瀨也。湍訓爲疾。與注淮南同。御覽八十一引注云。湍。疾瀨。淺湍訓爲疾。當是許注約文。○文典謹按。御覽引潭作淵。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指麾。不妄有所規擬也。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神。若有神化之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一曰。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叨殄之等。理。治也。羽民。南方羽國之民。使之朝者。德以懷遠也。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慎在北方。遠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惟神化爲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不如仁心化之爲大。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假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順物之性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也。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莊逵吉云。解故即詁字。說文解字云。詁。訓故言也。是故與詁通。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

事强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俞樾云：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即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敢形似而誤。）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應和。）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基，始也。夫築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强，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莊逵吉云：古能字爲耐，耐與而通，故訓而爲能。易眇能視，跛能履，虞仲翔本皆作而。）所謂其事强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强。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强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于如己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强之爲小也，道家所不貴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己者，其力不能訾也。言柔之爲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强則滅，木强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强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喻也。木强則折，不能徐詘也。革堅則裂，鼓是也。敝，盡。齒堅于舌而先舌盡。○李賡芸云：滅、折、裂、舌、敝韻也。敝讀如鱉。）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榦，質也。）而堅强者死之徒也。（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隤陷，故曰窮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日之非。）以至於死。故遽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于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蹍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蹍，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躓爲隤，隤者車承，或言跋躓之躓也。○王念孫云：展與蹍聲不相近，蹍皆當爲蹍字之誤也。蹍，女展反，履也。言後者履先者而上也。蹍字或作蹍。廣雅：蹍，履也。曹憲音女展反。莊子庚桑楚篇：蹍市人之足。司馬彪云：蹍，蹈也。淮南說山篇：足蹍地而爲迹。說林篇：足所蹍者淺矣。脩務篇：猶釋船而欲蹍水也。高注並云：蹍，履也。蹍音女展反。而訓

爲履。故此注云蹍履也。音展。非屬也。且攀蹷爲韻。謀之爲韻（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屬。則失其韻矣。兵略篇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案屬腸二字義不可通。屬亦當爲履。履涉血。履腸也。呂氏春秋期賢篇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是其證也。履字本作𡳐。其上半與屬相似。因誤爲屬矣。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者之準執也。○莊逵吉云。準古作埻。說文解字埻射臬。讀若準。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錞矛戈之錞也。讀若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于後位也。○莊逵吉云。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注。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方言。鐏謂之釬。郭璞注。鐏或名爲鐓。說文解字。鐏柲下銅也。鐓柲下銅鐏也。知鐏卽鐓。蓋刃銳而鐏頓。故讀若頓。然則鐏應爲鐓。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詳也。衆民詳所見。賢知者不能避也。爲錄刃也。以驗利欲也。故曰有所屛蔽也。○念孫云。如高注。則正文避字下當有有所屛蔽四字。而今本脫之也。此承上文而言。言先者有難而後者無患。此庸人之所共見也。而賢知者猶不能避。則爲爭先之見所屛蔽故也。故注云。故曰有所屛蔽也。凡注內故曰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凝如脂凝也。流行也。○王念孫云。竭之言遏也。爾雅曰。遏止也。底滯凝竭皆止也（爾雅。底止也。原道篇注。滯止也。楚辭九歎注。凝止也）。天文篇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要略曰。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皆其證也。道藏本朱本茅本皆作凝竭。劉績不知其義。而改竭爲結。莊本從之。謬矣。而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合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勝。宜爲變。不必待于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也。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二、六百九十七引並作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八十二又引注云。冠有所挂著。去不暇顧視。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知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礦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礦堅。喻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王引之云：無好憎本作無私好，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道原篇正作無私好。此承上文生萬物成百事而言，言水之利物，非有所私好而然也。下句澤及蚑蟯而不求報，亦是此意。加一憎字，則非其指矣。且好與報為韻（上下文皆用韻），若作無好憎，則失其韻矣。劉本作無所私，亦非。○文典謹按：御覽五十八引包作苞，無好憎作無所私，與劉績本合。澤及蚑蟯。蚑，蚑行也。蟯，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有也。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于百姓，不以為己財費也。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流青不止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糾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量，是其強也。濟，通也。動溶無形之域。○文典謹按：溶為搈之叚（俶眞篇動溶于至虛同）。說文手部：搈，動搈也。溶搈同音通用。而翺翔忽區之上。忽悅之區上也，言其飛為雲雨，無所不上也。○莊逵吉云：本無雨字，依太平御覽加。○王引之云：忽區二字文不成義，區當作芒。隸書芒字作㠩，與區相似而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引原道篇已誤作區）。忽芒即忽荒也。莊子至樂篇：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釋文：芒音荒，又呼晃反。芴音忽。是芒與荒同（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史記曆書荒作芒，三代世表帝芒，索隱芒一作荒）。上文游微霧騖忽悅，高注曰：忽悅，無形之象。文選七發注引作騖忽荒。忽荒、忽芒，乃無形之貌，故曰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芒之上也。人閒篇曰：翺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閒，是其明證矣（賈誼鵩賦：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亦謂翺翔於忽荒之上也）。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邅回，猶委曲也。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俞樾云：授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讀同異之同。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紾，轉也。與萬物始終。○王念孫云：始終當為終始（上文云：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公洞為韻（高注：洞讀同異之同。鴻洞，疊韻字），右始為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

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也。水是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有益于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爲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爲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爲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爲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文典謹按：文選海賦注引像作形。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既情欲也。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約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萬物由之，得爲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莊逵吉云：殷然，太平御覽作毅然。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文典謹按：獨立獨處，於辭爲複。文選與侍郎曹長思書注引下獨字作幽。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文典謹按：御覽五十八引葉作弃。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爲道關門。門，道之門。○文典謹按：御覽五十八引關作開。又引注作開道之門。穆忞隱閔，純德獨存。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也。純，不雜糅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于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有形生于無形人也。實，財也。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陬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實也。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生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也。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變也。色之數不過五，青赤白黑黃也。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隱公觀漁于棠是也。○莊逵吉云：易觀盥而不觀薦，非常視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不欲觀。說文解字：觀，諦視也。

古字古義，自有一定，誘解得之矣。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譬之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俞樾云：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迂。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理，道也。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若玉璞也，在石而未剖。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冲，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眾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公，正。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謂貪榮勢也，故去之也。嗜欲，情欲也，故除之也。損其思慮。常恬澹也。○王念孫云：損當為捐，字之誤也。捐與去除同意，作損則非其指矣。文子道原篇正作捐其思慮。又精神篇：忘其五藏，損其形骸。損亦當為捐，捐與忘意相近，即莊子所謂外其形骸也。作損則義不可通矣。又下文：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案社稷可言棄，不可言損，當亦是捐字之誤。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為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憂悲為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俞樾云：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即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憂悲即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脫樂字耳。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屬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清靜，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為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為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陽氣升于上，積陽相薄，故曰墜陽也。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

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通作性。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于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好作愛。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王引之云：諸書無訓散爲雜亂者。說文：散，雜肉也。雜乃離之誤。（辯見說文攷正）散皆當爲殺。隸書殺或作𣪠（見漢敍阮君神祠碑），與散相似；散或作㪔（見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與殺亦相似，故殺誤爲散。（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原道篇已誤。）莊子齊物論篇「樊然殺亂」，釋文：殺，郭作散。太玄玄瑩「昔夜殺者，其禍福雜」，今本殺誤作散，皆其證也。說文：殺，相錯也。廣雅：殺，雜也，亂也。並與高注同義。則散爲殺之誤明矣。殺訓爲雜，義與粹正相反，故曰不與物殺，粹之至也。文子道原篇作不與物雜，雜亦殺也。莊子刻意篇作「不與物交」，交與殺義亦相近。精神篇又曰「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糅亦殺也。若云不與物散，則非其指矣。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不，養也。○王念孫云：收當爲牧。高注「不養也」當爲「牧，養也」。此承上文得其內而言，能得之於中，則能養之於外。下文「筋力勁強，耳目聰明」，所謂外能養之也。若云外能收之，則非其指矣。且牧與得爲韻（牧古讀若墨，說見唐韻正），若作收則失其韻矣。俗書收字作收，形與牧相似，故牧誤爲收。文子道原篇正作牧。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悖，謬也。堅強而不鞼。鞼，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其神不嬈。躁，狡；嬈，煩嬈也。言情神定矣。湫漻寂寞，爲天下梟。湫漻，清靜也；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王念孫云：此當作感則能應，迫則能動。感與應相因，迫與動相因。精神篇曰「感而應，迫而動」，脩務篇曰「感而不應，（攷今本誤作攻，辯見脩務。）攷而不動」。莊子刻意篇曰「感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今本感、迫二字互誤。物穆無窮，穆，美。○莊逵吉云：物穆疑當作物穆。○王念孫云：史記賈生傳「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嫿。物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作「物穆無閒」，顏師古曰：物穆，深微貌。物音勿。說苑指武篇亦云「物穆無窮，變無形像」。昒、物、物古字通。高注專解穆字，蓋失之矣。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景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

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俞樾云：京臺卽強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是也。強字籀文作彊，從彊得聲，與京聲相近。麠或作麖，鱷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強臺亦稱京臺矣。強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卽強臺之明證。）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丘，紂臺名也，在鉅鹿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二十二引作遊雲夢、陵高丘。）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也。六瑩，顓頊樂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二十二引瑩作塋。）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鷞之謂樂乎。（鷫鷞，鳥名也。長頸綠身，其形似雁。一曰鳳皇之別名也。○莊逵吉云：太平御覽引作釣射瀟湘。當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鷫鷞，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說文解字云：五方神鳥，西方曰鷫鷞，中央曰鳳皇。故一曰鳳皇別名也。○文典謹按：文選西京賦注引高注作鷫鷞，長脛綠色，其形似雁。）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廉，猶儉也。）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王念孫云：得道本作道勝，淺學人改之也。道勝與心戰相對爲文。高注曰：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則正文本作道勝明矣。精神篇曰：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是其事也。（本出韓子喻老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引此正作道勝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以身爲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文典謹按：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聖人不以身徇物，不欲人爲之而自樂也。）是故其爲懽不忻忻。（忻忻，爲過制也。）其爲悲不惙惙。（惙惙，爲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文典謹按：文選從斤竹澗越嶺溪行注引慷慨上有懷字。）是故有以自得之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八引空作土。）足以適情。（喬木上竦，少陰之木也。空穴，巖穴也。雖處此中，夫自得者，是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爲不足也。）能至于無樂

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王念孫云：至極樂本作至樂極。至樂二字連讀，謂極樂也。極、至也。言人能無不樂，則極樂自至也。高注曰：至樂、至德之樂。是正文本以至樂連文。今本作至極樂，則與注不合。文子九守篇正作即至樂極矣。夫建鍾鼓，列管弦，管，簫也。弦，琴瑟也。席旃茵，傅旄象，傅，注也。旄，旌也。象，以象牙爲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紂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師延爲晉平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輟也。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誘，進也。慕，有所思。怵然猶惕然。○俞樾云：高注曰：怵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解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乎？怵當讀爲訹。說文言部：訹，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上言訹然，義正相應。作怵者，叚字耳。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文典謹按：文選贈王太常詩注引樂作作奏樂。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營，惑。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于骨髓，浸，潤也。浹，通也。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文典謹按：內不開於中，意林引作內心不開。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俞樾云：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失。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血氣作氣血。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鍾

哉。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用也。爲，治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遺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王念孫云：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我字涉上句而衍。彼我人身相對爲文，身上不當有我字。劉本移我字於下文身得之上，而讀我身得爲一句，亦非。文子九守篇正作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王念孫云：此四句皆以四字爲句，則萬物玄同下不當有也字。文子九守篇無也字。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言相比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一曰：不得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潯，崖也。裔，邊也。潯讀葛覃之覃也。○陶方琦云：文選江賦注、應詔樂遊苑詩注引許注云：潯，水涯也。涯即崖（說文：有崖也，無涯。爾雅釋水：滸，水崖。字或作涯也）故宣貴妃誄注引許注亦作潯涯也。說文水部：潯，水旁深也（水旁即水涯。廣雅釋詁：崖，方也。方旁古字通）亦有水字。字林：潯，水涯也。即本許君淮南注。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褭，橈弱之弱。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羽舞。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揚。抮掾。皆曲名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七、文選七發注、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許注云：軫，轉也。說文系部：紾，轉也。許注當是紾字。上文蟠委錯紾，高注以紾訓轉，正同許說。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延爲桑間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浩樂也。必爲鄭衛之俗樂。夫結激激楚以娛樂也。遺風，猶餘聲也。○陶方琦云：文選七發注引許注：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浩同字（孟子浩然，劉注作皓然）。七發揚鄭衛之皓樂，正同許本。

說文人部倡樂也楚辭陳竽瑟兮浩倡故許注曰善倡也

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沼池也濱水厓也○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云齊等之民也莊子下以化齊民李注齊等也漢書編戶齊民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慘惑也

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閒，側伏也

隱于榛薄之中，聚木曰榛深草曰薄

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爲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爲戶樞

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也

雪霜滾灖，浸潭苽蔣，滾灖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潤以生苽蔣苽者蔣實也其米曰彫胡滾讀灌纚之纚灖讀抆滅之抆苽讀觚哉之觚也蔣讀水漿之漿也○莊逵吉云藏本灖讀抆滅之抆作讀校滅之校盧學士文弨云或當作抆滅之抆因抆灖聲相近也故據莊子語改之孫編修星衍云當作校滅之滅因滅灖聲相近也當以盧君之言爲是今依改之

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王念孫云水經江水注曰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淮南子曰彷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文選吳都賦傾藪薄倒岬岫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脅古狎切案水經注所引亦作岬而訓爲山脅疑是高注山脅卽山旁義與許同也今本岬作峽注云兩山之間爲峽與酈李所引迥異疑皆後人所改玉篇岬古狎切山側也峽侯夾切巫峽山名二字音義判然後人誤以山脅之岬爲巫峽之峽故改訓爲兩山之閒不知正文明言山岬之旁則岬爲山脅而非兩山之閒矣校書者以注訓兩山之閒故又改岬爲峽而不知其本非原注也集韻碑古狎切兩山之閒爲碑許慎說或作岬(宋人皆誤以高注爲許注故云許慎說)則所見已非原注但岬字尚未改爲峽耳○陶方琦云玉篇岬山旁也亦作碑廣韻碑山側也皆本許注淮南說高本作峽說故異許義爲長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黑，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懟病也

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王引之云黎黑舊本譌作黎累今據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改又懟與病義不相近懟皆當爲慰今作懟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怨讀爲苑慰讀爲蔚苑蔚皆病也俶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虛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本經篇則身無患百節莫苑高注曰苑病也俶眞篇五藏無蔚氣高注曰蔚病也是苑蔚皆病也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引禮運事大積焉而不苑是苑與怨通莊子盜跖篇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可謂疾矣疾亦病也淮南繆稱篇曰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是蔚與慰通故高注云慰病也後人不通古訓而改慰爲懟其失甚矣不失其所以自樂不字

涉上下文而衍。不爲愁悴怨懟。而失其所以自樂也。作一句讀。○俞樾云。王氏據文選注訂黎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其澤以疏。離圻以臞埆。是殖有臞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蓋即從脂膏殖敗之義。而引申之耳。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機發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爲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宗。本。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也。○文典謹按。高注。士有同志。同志德也。下志字疑涉上文而衍。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正作士有同志同德。又交定作分定。不復作不須。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脩。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爲恐懼也。雖顯達不以爲榮幸也。處高而不機。機危也。持盈而不傾。傾覆也。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讀汝南朗陵之朗。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于嶄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之名也。是故不以康爲樂。康安也。不以慊爲悲。慊約也。慊讀辟向慊之慊。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王念孫云。充本作元。此涉下文氣不當其所充而誤也。元者本也。言氣爲生之本也。文選養生論注引此正作元。文子九守篇亦作元。王冰注素問刺禁論云。氣者生之原。語即本於淮南。原與元同。一失位則二者傷。謂此三者之中一者失位則二者皆傷也。各本二作三。因下文此三者而誤。(文子亦誤作三。)唯道藏本朱本作二。莊刻依諸本作三。非也。文選注引此正作二。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

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不昧，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行蟯動之蟲也。蟯讀饒。貞蟲，細腰之屬也。○洪頤煊云：貞蟲，不專是蜂。貞蟲猶言昆蟲。地形訓「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大戴禮易本命作昆蟲。昆蟲卽衆蟲也。○文典謹按：本書說山訓「貞蟲之動以毒螫」，高注「貞蟲，細腰蜂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蝡動蚑作，蚑讀鳥蚑步之蚑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營然能聽，營讀疾營之營。形體能抗，抗讀扣耳之扣。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蹪，躓也。楚人讀躓為蹪。知，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將欲亂，立于朝，倒杖策，上貫其頭，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豪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俞樾云：「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豈無形神氣志哉？○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引「形神氣志」作「形氣神志」。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也。枯，猶病也。形，體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遱之遱。嶁讀岵嶁無松栢之嶁。○莊逵吉云：古無嶁字，連嶁卽連遱也。所謂離嶁，亦卽麗廔也。遱廔蓋正字。○洪頤煊云：說文「廔，屋麗廔也」。列子力命篇「居則連檽」，莊子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鶴列於麗譙之間」，郭象注「麗譙，高樓也」。皆同聲通用字。廣雅釋室「埒，隄也」。高注非。而蹪蹈于汙壑穽陷之中。汙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王紹蘭云：上文云「其行也足

蹪趎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高誘注。蹪。躓也。楚人謂躓爲蹪。此文蹈當爲埳。蹪埳卽足蹪趎埳也。埳卽陷之今字。說文𨸏部。陷。高下也。謂從高陷下也。臼部。臽。小阱也。讀淮南者。見下有穽陷字。輒改埳爲蹈。不知正文本當作蹪陷于汚壑穽臽之中。非重複也。若如今本作蹪蹈。說文。蹈。踐也。既蹪蹪矣。何能復蹈踐乎。於文亦不詞。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睧猶鈍睧。不知足。循。誘。進也。慕。貪。漠溺之漠。睧讀纖絹緻密。睧無閒孔之睧也。〇王念孫云。漠睧。皆當爲滇眠。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而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搖。漢表莫搖作眞粘。朝鮮傳。嘗略屬眞番。徐廣曰。眞一作莫。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非皆其例也。眠之爲睧。則涉注文鈍睧而誤)滇音顚。眠音莫賢反。滇眠或作顚冥。文子九守篇作顚冥乎勢利。是其證也。莊子則陽篇。顚冥乎富貴之地。釋文。冥。音眠。司馬云。顚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卽此所云滇眠於勢利。誘慕於名位也。高以滇眠爲不知足。司馬以顚冥爲迷惑。迷惑與不知足義相因也。又案高云。滇眠猶鈍睧。睧讀齊睧王之睧(見集韻)滇眠鈍睧。皆疊韻也。鈍睧或爲鈍閔。或爲頓愍。方言。頓愍。惛也。江湘之閒謂之頓愍。淮南脩務篇。精神曉冷。鈍閔條達。高彼注云。鈍閔猶鈍睧也。此注云鈍睧不知足貌。鈍惽與不知足義亦相因也。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冀。猶庶幾也。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〇王念孫云。植于高世當作植高于世。故高注曰。植。立也。庶幾立高名於世也。今本高于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作位高於世。位亦立也(周官小宗伯注。鄭司農云。古者位立同字)〇文典謹按。莊本無注。今據傳寫宋本補。則精神日以秏而彌遠。久淫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神。精神也。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皆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秏者以老。〇俞樾云。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秏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秏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守篇正無兩者字。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〇孫詒讓云。遇與耦通。齊俗訓云。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要略云。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許注云。耦。通也。字亦作偶。說林訓云。聖人之偶物也。高注云。偶。

猶周也。此云無不遇，亦即周通之義。高釋遇爲時，失之。文子守弱篇襲此文，遇作偶。正與說林訓偶物字同。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卷二

俶眞訓

俶始也。眞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於有，故曰俶眞，因以題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寞蕭條未始有也。夫未始有始，仿佛也。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也。有無者。言天地浩大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櫱，未有形埒垠堮。○王念孫云：覽冥篇不見朕垠，高注：朕，兆朕也。垠，形狀也。繆稱篇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高注：形埒，兆朕也。是垠堮與形埒同義。既言形埒，無庸更言垠堮。疑垠堮是形埒之注，而今本誤入正文也。且此三句以發櫱埒爲韻，若加垠堮二字，則失其韻矣。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繽紛雜糅也。蘢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陶方琦云：文選魏部賦注引許注：朕，兆也。詮言訓注：朕，兆也。正與此注同。莊子齊物論釋文引李注：朕，兆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雿，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雿讀紺綃之綃，雿翟氏之翟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萑蔰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讀參星之參。萑蔰炫煌，采色貌也。蚑讀車蚑轍之蚑。噲讀不悅憚外之噲。切，摩也。循，順也。萑讀曰唯也。蔰讀曰扈。○莊逵吉云：噲息，各本皆作喙息，唯藏本作噲。考方言：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曰喙。說文解字：噲，咽也。一曰嚵噲也。嚵，一曰喙也。嚵有喙訓，噲亦從之。是噲亦有息義矣。後人但知喙息，而改噲爲喙者，非是。○王念孫云：雝音灉，與唯字聲不相近，蓄皆當爲雝。

字之誤也。崥讀若唯諾之唯。字從艸唯聲。蘤者，草木之榮華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說植物云，鋪子布濩，爲蘤發。李賢曰，蘤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云，草木華初出爲芛（爾雅，芛葟華榮。說文，芛，艸之皇榮也）。芛與蘤通，蘤音戶（以上後漢書注）。此言根莖枝葉，青蔥苕蘢，蘤炫煌，義與彼同也。高注讀蘤爲唯，李賢音以揆反，正與高讀合。劉績不知蘤爲蒽之誤，而改苕爲萑，斯爲謬矣（諸本及莊本同）。又案蘤蒽之讀，當依後漢書作蘤。注當作蘤讀曰戶。正文作蒽者，因蘤字而誤加艸耳。後人不達，又改注文爲蒽讀曰蘤，以從已誤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蒽字。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儲與扈冶，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剖判，混分。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汪，讀傳矢諸周氏之汪同。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自失，沒不見也。〇陳觀樓云，間當作問。光耀問於無有，事見莊子知北遊篇。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能有無爲也，未能本性自無爲也，故曰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之間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善我生之樂，乃欲善我死之樂也。明死生變化有知，欲勸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趨，走。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〇文典謹按，猶有所遁上疑脫藏小大有宜五字。莊子大宗師，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郭注，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今脫此五字，與寐者不知連讀，文義遂不可通矣。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爲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揚攉，無慮，大數名也。攉讀鎬京之鎬。〇陶方琦云，文選蜀都賦注、江賦注、吳趨行注、莊子釋文引許注云，揚攉，粗略也。是許本攉作推，與說文同。許注粗略，即大略，是解大揚推之義。漢書敘傳，揚推古

今猶言約略古今。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俞樾云。範即犯之叚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九十七引復作後。無也字。譬若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九十七引作譬若夢。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譬若夢句絕。語意較完。當據補夢字。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九十七引有下有所字。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

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爲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爲虎者。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眞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爲人。公牛氏。韓人。淮南之人。因牛食芻。謂之芻豢。有驗于此。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殺其兄。掩讀曰奄。覘。視也。○文典謹按。文選思玄賦注引作牛哀病七日而化爲虎。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御覽八百八十八。白帖九十七。所引略同。病下並無也字。疑衍文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爲虎。其兄覘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病下亦無也字。高注曰。江淮之間。公牛氏。又曰。公牛氏。韓人。疑是高許二家注。後人合而爲一耳。又文選思玄賦李善注云。牛哀。魯人。牛哀也。未知其審。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敘也。舛互也。形謂成虎形人形。舛讀舛實之舛。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萌。生也。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文典謹按。意林初學記地部下。御覽六十八引泮並作釋。又移字。初學記作施。御覽作弛。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莊逵吉云。南陽苑。即宛縣字也。古

殑與宛同。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罷，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引槁作槀，又引注云：槀，枯槀也。雖含氣而形不能搖。疑是許本。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狡，少也。濡，濡溼，氣力未盡。○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五引濡作蠕，又引注云：蠕，動也。疑是許本。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夢。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攙搶，彗孛也。杓，北斗柄第七星。○王引之云：北斗之星不聞為害，高誘非也。衝當為衡，字形相似而誤。衡杓皆妖氣也。晉書天文志引河圖曰：歲星之精，流為天槍、天衡；熒惑散為天攙。呂氏春秋明理篇曰：其雲狀有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今本衡字亦誤作衝，據太平御覽咎徵部四引改）。開元占經妖星占篇引劉向洪範傳曰：天衡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史記天官書曰：五星蚤出者為贏，晚出者為縮，必有天應見於杓星。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是也。攙槍、衡杓，皆妖氣之名，故並言之。而不能為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戲也。○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引游作興，又引許注云：哺，口中嚼食也。按說文：哺，哺咀也。玄應引字林：哺，咀食也。又引嚼，咀也。漢書輟飯吐哺注：哺，口中所含食也。爾雅釋文引說文作哺咀。哺，口中嚼食也。訓正同。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和，氣也。地德，五穀。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正白之沈。○王念孫云：沈皆當為沆（玉篇何黨切，廣韻又音杭），茫茫沆沆，疊韻也。說文沆字注云：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沆者，莽也（今本沆誤作沈，辯見漢書刑法志沈斥下），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莽與茫古同聲，茫茫沆沆，即莽莽沆沆，故高注以為盛貌也。莽沆或作漭沆，張衡西京賦：滄池漭沆，是也。倒言之則曰沆漭，馬融廣成頌：瀇瀁沆漭，是也。又作沆茫，揚雄羽獵賦：鴻濛沆茫，是也（顏師古曰：茫音莽）。沆茫即沆莽，故曰茫讀王莽之莽。漢書禮樂志：西顥沆碭。顏師古曰：沆碭，白氣之貌。故曰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若作沈沈，則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又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灝灝沈沈，孰知其藏。沈亦當為沆。灝灝沆沆，廣大貌也。爾雅：沄，沆也。說文：沄，轉流也。讀若混。一曰沆（舊本脫此三字，今據爾雅釋文補）。沄、混、沌古同

罪。渾渾沆沆。即沄沄沆沆。沄之轉爲沆。猶渾之轉爲沆也。且沆與衆最藏爲韻。若作沈沈。則義既不合。而韻又不諧矣。（太平御覽兵部二引此已誤）凡從亢之字。隸或作冗。故沆字或作沈。一誤而爲沈。再誤而爲沈。散見羣書。而學者莫之能辨也。（詳見漢書）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鎭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昭其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〇俞樾云。美當作筴。隸書筴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筴。晉灼曰。筴。數也。是大筴即大數也。與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此乾坤之筴。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辟若梅矣。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〇文典謹按。高注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百字蓋一字之誤。百梅百人。譬歲計之有餘。一梅一人。譬日計之不足也。若作百人。則非其指矣。本書說林訓。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即此注所本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古之眞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煬讀供養之養。〇孫詒讓云。雜累無成熟之義。雜疑當作炊。莊子在宥篇云。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釋文云。炊本或作吹。同。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埃塵之自動也。淮南書似即本彼文。高訓爲成熟。則與司馬郭義異耳。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〇洪頤煊云。後漢書隗囂傳。勿用傍人解構之言。實亂惑眞心。轉相解構。莊子胠篋篇。解垢同異之變。詩野有蔓草。邂逅相遇。綢繆。見此邂逅。其音義竝同。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淸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諭德道者。能與日月同明也。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

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文典謹按：初學記武部、御覽八百三十四引並作聖人以道德爲竿綸，以仁義爲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說意林引萬物紛紛孰非其有作萬物皆得。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齟齬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撢掞挺挏世之風俗。撢，引；掞，利也；挺挏，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莊逵吉云：挺，各本皆作挻，攷說文解字，挺，拔也；挺，長也。挺挏雙聲，應從藏本作挺爲是。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弊摋，猶雜糅。弊音跋涉之跋，摋讀楚人言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俞樾云：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曰：和之以天倪。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素，朴性也。以利害爲塵垢，塵垢，論輕也。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下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爲下降者。清角，商聲也。○陶方琦云：輅，許本當作璐。玉璐琬象，皆飾也。文選雪賦注引許注：璐，美玉也。無可附屬，當是此注。正見二本之異。說文：璐，玉也。楚詞王注：璐，美玉也。又文選南都賦注引許注：清角弦急，其聲清也。管子曰：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韓非十過：平公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蔡邕月令章句：凡弦急則清，緩則濁。說文：緪，弦急之聲也。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蝯臨其岸而目眩也。滑，滑亂；和，適也。譬若鍾山之玉，鍾山，昆侖也。○陶方琦云：文選琴賦注、爲范尚書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許注：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按西山經西次三經：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又云：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陰。山北曰陰。郭注以爲玉穰，故許注云出美玉。海山北經：鍾山之神名燭陰，即淮南之燭龍。地形訓曰：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是鍾山即雁門以北大山也。故許注云：北陸無日之地。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王念孫云：炊當爲灼，字之誤也。玉可言灼，不可言炊。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四引作炊，皆後人依誤本改之。其御覽地部三引此正作灼。白帖七同。呂氏春秋士容篇注作燔，以鑪炭燔，亦灼也。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八十三引作得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骭讀閈收之

閑也。

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陶方琦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作猶條風之時灑，又引許注：灑，猶汎也。說文：灑，汎也。與注同。玄應引通俗文：以水檢塵曰灑。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注引淮南：猶條風之時灑。即許本。○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五引注云：時麗，忽一過也。

毀譽之於己，猶蚊蝱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𥑮。𥑮，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俞樾云：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莊子齊物論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崔譔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即本莊子，義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以積寒之地爲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

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莊逵吉云：古讀隆爲臨，故詩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又後漢殤帝諱隆，改隆慮縣爲臨慮縣，亦是南臨同聲。因之又以終南爲終隆也。

唯體道能不敗。○洪頤煊云：下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與上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三句連文，不應有唯體道不能敗句。禁下疑脫也字。此六字涉上注而譌。○王念孫云：唯體道能不敗六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乃上文休於天鈞而不𥑮之注，誤衍於此（上註云：𥑮，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

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也，在彭城，皆水險留滯也。

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關也。石澗，深谿。飛狐在代郡。句望在鴈門。皆隘險也。○莊逵吉云：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注即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迬，注字作迬，後人但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傳訛矣。

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魏闕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內守也。○陶方琦云：莊子釋文引許注：天子兩觀也。文選弔魏武帝文注引許注作魏闕，王之闕也。高注前一說，文選注所引許注相同，當是許說屬入高注。文選、莊子所引，乃約文也。且高注內作兩說，多保許高之異。莊子釋文引淮南作魏，是許本同。馬注莊子同作魏，云：魏讀曰魏。象魏，觀闕，人君門也。言心存榮貴，正指許義。山海經魏山或作隗山。說文：隗，隴隗也。隴隗即崔巍，故西山經魏山郭注：魏音巍。高注以巍訓魏，是巍魏三字音義竝通。張衡西京賦：建象魏之兩觀。注：象魏，闕也。一曰觀也。爾雅孫炎注：宮門雙闕，舊縣法象，使民觀之，故謂之觀。水經穀水注引白虎通義：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許注曰天子曰王，皆尊者之辭。

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也。

是故與至人居，

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敎。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飮人以和。論道如川。不言而能飮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龍能化。脫。故道以蛇能解爲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營。惑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淸。臺猶特也。簡。大也。○莊逵吉云。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駕坫云。臺當作握。說文解字握古文作𦥑。與臺形近致訛耳。但藏本及各本皆作臺字。而本書用古文𦥑。不用篆文握。故仍存原文。不敢擅改。○俞樾云。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蓋以聲爲訓。釋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也。方言曰。臺。支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坫謂臺當作𦥑。古文握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然則臺簡即持簡。猶靈臺即靈持矣。引楯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楯讀允恭之允。○莊逵吉云。引楯當作揗。從手旁。○文典謹按。楯揗皆從盾得聲。得通用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擾。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之門。散六衢。散布于六合之衢也。設於無垓坫之宇。設。施也。垓坫。垠咢也。垓讀人飮食太多以思下垓。坫讀爲筦氏有反坫之坫。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非有爲于物者。不爲爲也。物以有爲于已者。物已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也。和。氣也。道所貫也。呴讀以口相呴之呴。○文典謹按。生一父母不辭。生下當有於字。御覽九百七十三引正作皆生於一父母。是其證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言道能化同異物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爲一家。道所化也。○莊逵吉云。辰州疑當作益州。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雁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論近。胡越論遠。○陶方琦云。文選蘇子卿古詩注。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許注。胡在北方。越在南方。古詩注引作越居南方。居應作在。曹植表注引正作在。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圈陬。

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眞，雖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尙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猛聞，故封之爲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王念孫云：蓋之無一橑，輪之無一輻，本作蓋之一橑，輪之一輻。此但言一橑一輻，下乃言其有無之無關於利害。若先言無一橑無一輻，則下文不必更言有無矣。此兩無字，皆因下文無字而衍。己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治工之鑄器，鑄讀如唾祝之祝也。○李賡芸云：祝本之六切，轉音如鑄，如注。今河南息縣人讀祝如朱。說文：吅，吅呼鷄聲，之六切。而風俗通曰：呼鷄朱朱。皆轉音也。禮記樂記：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呂氏春秋愼大覽：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周禮瘍醫注：祝讀如注病之注。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枿，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枿讀詩頌苞有三蘖同。○莊逵吉云：枿，古文櫱字也，亦作辥。俗寫辥字爲蘗。又劉德引詩苞有三枿。說文解字：櫱，伐木餘也。方言：枿，餘也。陳鄭之間曰枿，是枿櫱亦同字。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爲雨，周雲，宓雨雲也。蘢蓯，聚合也。遼巢彭濞，蘊積貌也。濞，楡莢之濞。○莊逵吉云：御覽引作寮撩彭薄，薄與濞聲近也。○王念孫云：彭濞本作彭薄，道藏本作彭渾。渾即薄之誤，後人不知而改爲濞，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彭古讀若旁，下文云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馬相如封禪文旁魄四塞，義並與此同，故高注以彭薄爲蘊積貌。若彭濞則爲水聲，而非雲氣蘊積之貌，與正文注文皆不合矣。蔣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正作彭薄，太平御覽天部八同。○俞樾云：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爲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惄如調飢，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爲雨，即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即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即可說此周雲之義。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不與萬物俱溼。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

妙。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陳觀樓云：所得上脫有字。高注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是其證。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涅，礬石也。母，本也。○孫詒讓云：賈公彥周禮鍾氏、儀禮士冠禮疏引染緇並作染紺，疑據許本。齊俗訓云：夫素之性白，染之以涅則黑。則此本為長。然賈兩引以證紺色，則唐時自有作紺之本。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鏤，讀婁數之婁。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有，猶往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秋豪微妙，故能入于無間。間，孔。言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為大也。蘆苻之厚，通於無𡑞而復反於敦龐。厚，猶薄。蘆，葦也。苻，蘆之中白苻，言其薄。柯則歸於莩，故曰反於敦龐矣。苻，讀麩麩之麩也。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道無形，秋豪、蘆苻已有形，故曰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垠字也。○莊逵吉云：說文解字垠或從斤作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道之所能。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言道所化者大。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䖟適足以翺翔。敦，亦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蟁䖟微細，故翺翔而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王念孫云：適足以翺翔，當作適足以翾。高注翺翔而無傷毀之患，當作翾飛而無傷毀之患。說文：翾（許緣反），小飛也。原道篇曰：跂行喙息，蠉飛蝡動。蠉與翾同。下文曰：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飛輕二字，正承翾字言之。若翺翔則為鳥高飛之貌，蟁䖟之飛，可謂之翾，不可謂之翺翔也。又下文雖欲翺翔，高注曰：翺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而此注不釋翺翔之義，則正文本無翺翔二字明矣。隸書翺字或作翾（見漢唐公房碑），形與翾相近，故翾誤為翺，後人不知翺為翾之誤，因妄加翔字耳。藝文類聚蟲豸部引此正作蟁䖟適足以翾。○文典謹按：文選於翺安城答靈運詩注引碎腦作碎匘。夫與蚑蟯同乘天機。蚑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馬。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王念孫云：也與邪同。下夫字因上夫字而衍。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受形於一圈，二句連讀，不當更有夫字。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

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眞人然後有眞知。知不詐，故曰眞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王念孫云：使下不當有知字，此因上文所謂知之而誤衍也。劉本無知字，是。○陶方琦云：漢書萬石君傳晉灼注引許注：訢訢，古欣字。當此處注也。原道訓：其爲歡不忻忻，从心旁，此从言旁，尚是許君舊本。故與漢書傳注引許說正合。說文訢下云：憙也，从言斤聲。又欣下云：笑喜，从欠斤聲。音義相類，蓋古今字。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挐治煩，○文典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許注：挐，亂也。當是此處注也。說文：挐，牽引也。宋玉九辯：枝煩挐而交橫。王注：柯條糾錯而崩疑。牽引糾錯，亦皆有亂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俞樾云：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犧讀曰希，疏鏤之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采色之飾。剞讀技之技。劂讀詩蹶角之蹶也。華藻，文也。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洪頤煊云：鎛當是鋪字之譌，卽敷字。易說卦：震爲旉。釋文：干寶注：旉，花之通名。鋪花朵謂之敷。華藻鋪鮮，皆謂其刻鏤之美，非金尊也。○俞樾云：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此說於鎛字之義未得。鎛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鎛，謂鮮當爲鱗，然鎛鱗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犧尊，非所施也。今按鎛從尃聲，尃猶數也，謂以金數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鎛。史記禮書注：金薄璆龍。索隱引劉氏曰：薄猶

飾也薄即鎛之叚字也鮮讀爲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爲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鎛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爲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爲華藻鎛獻○陶方琦云文選魏都賦注引許注剞劂曲刀也說文剞劂曲刀也與淮南注正同淮南劂應作剧韓集送文暢師北遊詩注引淮南鏤之剞劂注剞剧曲刀也此即許注字作剧王逸注哀時命剞劂刻鏤刀也亦以剞劂爲一物廣雅剞劂刀也高氏此注與本經訓同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遠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鈞等○文典謹按然其斷在溝中句疑有脫誤莊子天地篇作其斷在溝中亦非惟御覽七百六十一引莊子作其一斷在溝中不誤今本一字誤置比字上傳寫又改爲壹義遂不可通矣是故神越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實德蕩者其行僞蕩逸僞不誠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爲役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也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滑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俞樾云宜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即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眞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也○陶方琦云史記索隱二十六引許注敦圄仙人也高注中一曰乃許氏說如氾論訓段干木晉國之大駔高注駔嶠倨一曰駔市儈也而御覽引許注正作駔市儈也之例羽獵賦敦圄燕于閒觀集解引郭璞注敦圄淳閫仙人名也即用許氏淮南注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王念孫云宇內當爲內宇內宇猶宇內也若谷中謂之中谷林中謂之中林矣內宇與外方相對爲文宇與野圄雨父女爲韻(野古讀若墅說見唐韻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棄其杖而爲鄧林也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

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嬈，煩也。營慧，求索名利者也。宅，離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内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木色青翳，而蠃瘉蝸睆。梣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象也。蠃蠡，薄蠃，蝸睆，目疾也。○王引之云：色青翳當作已青翳（注內色青翳同）。已與瘉相對為文，已亦瘉也。言梣木可以瘉青翳也。瘉今作愈。呂氏春秋至忠篇「王之疾必可已也」，高注曰「已猶愈也」，故此注云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已青翳也。今正文及注皆作色青翳者，涉注內青色而誤耳。蠃瘉蝸睆當作蠃蠡瘉燭睆（注內蝸睆同）。據高注云蠃蠡，薄蠃，則蠃下原有蠡字明矣。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作蠃蠡瘉燭睆。又引注云：蠃，附蠃，螺細長蠃也。燭睆，目中疾。一切經音義二十引許愼注云：燭睆，目內白翳病也。名醫別錄曰：蝸籬味甘無毒，主燭館明目。蠃蝓、蝸籬並與蠃蠡同（士冠禮蠃醢，今文蠃為蝸，內則作蝸醢）。燭館與燭睆同。蠃蠡聲相亂，故蠃下脫蠡字。燭蝸草書相似，故燭誤為蝸。宋證類本草引此已誤。○陶方琦云：二家注文異。許本作蠃蠡瘉燭睆，與高本正文大異。惟御覽引作燭睍目內病，睍乃睆字之譌。又敓去白翳二字。衆經音義五及十七引許注又敓去燭字，卷二十引有燭字。蚹螺當作蚹蠃。爾雅釋魚：蚹蠃，螔蝓。說文：蠃，一曰虒蝓。蚹蠃聲同。蒲蠃見吳語：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是也。又轉作僕纍，印蝶螺，見中山經（高注：薄蠃即，本此，或蒲蠃之轉聲）。廣雅：蠡蠃，蝸牛，螔蝓也。說文：蝸，蠃也。本草云：蛞蝓一名陵蠡（古今注作陵螺），別錄云一名附蝸。附蝸即蚹螺也。說文無蝓字。方言：蚰蜒或謂之蛝蟧。廣雅：蛝蟧，蚰蜒也。益蚹蠃有殼，蠃無殼，蠃細長如螺形，並居旱，非水中之螺。天雨即出，俗猶以其涎清涼可愈熱毒，故名醫別錄云：蝸籬味甘無毒，主燭館明目。今江夏蝸籬即蠃蝓，燭館即燭睆。○郝懿行云：以今所見，蝸蠃有數種，總名海薄蠃。吳語云：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蠃即薄蠃也。蒲薄二字古多通用。韋昭不知蒲蠃乃一物，反以蒲為深蒲，蠃為蚌蛤之屬，誤矣。西山經郭璞注云：蠃母即蝶螺也。夏小正傳云：蜃者蒲盧也。蒲盧即蒲蠃，蝶螺即薄蠃，俱一聲之轉。爾雅釋魚云：蠃小者蜬。郭注：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酒杯。然則爾雅舉小，郭璞舉大，廣其語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涔，潦水也。涔讀延祜曷問，急氣閉口言也。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山也，在陳留。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莊逵吉云：御覽引作牛蹏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王念孫云：此御覽誤，非今本誤也。尺之鯉、丈之材相對為文，若作營宇之材，則文不

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營宇狹小所以不能容巨大若無營宇二字則文義不明鈔本御覽作牛蹄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丈之材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尺上有徑字乃後人不識古文辭而妄加之（後人以尺之鯉文義未足故加一徑字此未識古人句法也原道篇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呂氏春秋舉難篇曰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屬句並與此同加一徑字則與下句不對矣御覽鱗介部八引此又作無盈尺之鯉盈字亦後人所加）其無丈之材及營宇狹小則皆與今本同刻本御覽作無營宇之材而下文無營宇二字此皆後人妄改不足爲據藝文類聚山部上引作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魁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正與今本同足證刻本御覽之誤（劉晝新論觀量篇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營宇隘也意皆本於淮南彼言營宇隘猶此言營宇狹小耳亦足證刻本御覽無營宇二字之誤）尺上無徑字并足證鈔本御覽之誤。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無裹無形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議長大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于虛疾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〇王念孫云有命在於外當作命有在於外言既爲人所係羈則命在人而不在我也今本命有二字誤倒則文義不明文子精誠篇正作必其命有在外者矣莊子山木篇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即淮南所本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澖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澖讀閑放之閑言無垠虛之貌徒倚猶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盧敖見若士者言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宇居也〇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至德之世下有注云謂太古三皇之時又甘作其溷澖作混潸汗漫作瀾漫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一手曰提挈舉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浮揚猶遨翔也無畛崖畔界因以爲名也〇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浮揚作浮揚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〇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當顒顒作喁喁和順下有止字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混沌大貌故曰純樸未散也優饒也〇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隱密作隱慜蒼蒼作若若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羿善射能一日落九烏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非有窮后羿也〇文典謹按御覽七十七引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作是故雖有明知無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

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昊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咏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王念孫云吟非吟詠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含懷也此云含德懷和本經篇云含德懷道含懷一聲之轉其義一也含字從口今聲移口於旁字體小異耳若訓為吟詠之吟則與懷和不類矣漢書禮樂志露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作吟也

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

而知乃始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也離去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晽字晽晽當為楙楙（注同）昧昧楙楙一聲之轉皆欲知之貌也文子上禮篇作昧昧懋懋懋懋與楙古字通（皋陶謨懋遷有無化居漢書食貨志懋作楙）今作晽者楙誤為林又因昧字而誤加日旁耳楊慎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晽字吳志伊字棻補又云晽音林並引淮南子昧昧晽晽皆為俗本所惑也

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一齊也

乃至神農、黃帝，王念孫云乃當為及字之誤也文子上禮篇正作及又氾論篇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乃亦當為及言夏殷之將亡聖人早已知之非及鳴條之野甲子之日而後知之也道藏本劉本並作乃朱本改乃為待而莊本從之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剖判大宗，○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十二引大作太

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竅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窾法也熱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熱字熱當為埶字之誤也玉篇埶古文垠字（字從土狀聲說文狀讀若銀）九埶即九垠也上文曰蘆苻之厚通於無埶無埶即無垠也兵略篇不見朕埶覽冥篇作朕垠彼注云垠形狀也故北注亦云埶形也○文典謹按御覽七十八引作襲九空重九埶又引注云九空九天也九埶九地也

提挈陰陽，嫥捖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嫥捖和調也族類也

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也

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睢盱盱聽視之貌也

是故治而不能和，和協也

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桀世也

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

施及周室之衰，○王引之云之衰二字後人所加也尋繹上文自伏羲氏以下皆為衰世則方其盛時亦謂之衰不待其衰而後為衰也下文周室衰而王道廢始言周室之衰耳若此句先言周室之衰則下文不須更言衰矣文子上禮篇作施及周室無之衰二字

澆淳散樸，施讀難易之易也

雜道以偽，儉德以行，雜糅○王念孫云雜當為離字之誤也儉讀為險（險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惠而不儉下）莊子繕性篇德又下衰澆淳散樸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郭象注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此正淮南所本文子作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又本於淮南然則原文作離道明矣高注訓雜爲相則所見本已誤作雜又案僞古爲字（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
爲僞下）爲亦行也齊俗篇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矜僞即行僞猶伉行耳（上文曰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於外也荀子儒效篇曰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即行爲）離道以僞險德以行言所爲非大道所行非
至德也與詐僞之僞不同下句巧故萌生言詐僞耳文子改作以爲僞以爲行失之而巧故萌生巧言爲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
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墨翟術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博學儒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虛華之言以誣聖人劫脅徒衆也〇王引之云疑
讀曰擬博學以擬聖謂博學多聞以自比於聖人也鄭注周官司服曰疑之言擬也史記平準書人徒之費擬於南夷漢書食貨志擬作疑文子作狙學以擬聖是其證莊子天地篇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即
淮南所本也高說失之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爲以求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
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慲讀簫簫無逢際之慲觟佼徑之佞也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
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僞索榮顯之名利也故下言曼衍于淫荒之陂也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陂或作野夫
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〇俞樾云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至于周室之衰等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是故
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
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也攓縮也皆不
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視淫故勞也〇陶方琦云文選爲顧彥先贈婦詩注七啓注華嚴音義上引許注攓引也說文攓引也與注淮南同乃始招蟯振繾物之豪芒搖
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暴卒也越揚其詐諝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
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有人說樂之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尙羊物之終始也而條

達有無之際。〇俞樾云、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尙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胷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也。〇莊逵吉云、中字疑當作艸。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分、猶意念之貌。水之性眞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〇王念孫云、眞字於義無取、疑後人所加。太平御覽方術部一引此作夫水之性清、而土汩之、人之性安、而欲亂之、於義爲長。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扣與汩同。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〇王念孫云、下句本作口鼻之於臭味、謂口之於味、鼻之於臭也。後人誤讀臭爲腐臭之臭、而改臭味爲芳臭、則與口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鼻口之於臭味。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〇王念孫云、以下二句例之、則淵清當爲神清。此涉上句淵字而誤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神清。文子九守篇同。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〇王念孫云、流沫本作沫雨、故高注及說山篇俱作沫雨。又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並引淮南子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今本作流沫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又案沫雨者、流雨之譌也。水動則濁、靜則清、故曰人莫鑑於流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動與靜相對、流與止相對。流隷或作泳（見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沫相似、因而譌爲沫。高以爲雨潦上覆甌、非也。據高云沫雨或作流潦（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潦）、又引許愼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爲潦、則沫爲涿字之譌明矣。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崔譔本流作沫、亦是涿字之譌。〇俞樾云、說山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沫雨、潦上覆瓫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爲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泂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隷書泉字或作湶、楊君石門頌平阿湶泥是也。古本作流湶、別本流泉、義初不異。湶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甌說之、蓋訓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又涉高注而誤。

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事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爲謬矣王氏念孫謂是當作流雨而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潦潦
即說文泉部鱻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爲別本作流泉之證○陶方琦云文選江賦注引作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澄水又引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潦是許本作流潦與高本正文亦異高本流沫當作
流潦下文樹木者灌以潦水注潦或作潦御覽七百二十引高注正作灌以潦水是作潦者許氏本作潦者高氏本也玉篇潦水暴溢也波也即注許氏淮南注○文典謹按御覽十引流沫亦作沫雨靜作淨又
引高注沫雨雨潦上沫起覆蓋也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易讀河閒易縣之易○王念孫云以覩其易也以下本無覩字以其靜也以其易也
相對爲文則不當有覩字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九方術部一引此並無覩字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語意未明御覽方術部引作夫唯易且靜故能形物之性情也（高注形見也）較今本爲善文子作神清意平
乃能形物之情也○俞樾云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並無覩字是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从日从月而易字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
陰陽也則亦從日從月故明誤爲易耳○文典謹按王念孫以覩字爲衍文是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引作莫窺形於生鐵而窺形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亦無覩字 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
也。形見 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王念孫云用也二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用者必假之於弗用者是也今本兩者字皆作也涉上文而誤耳文子
作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莊子知北遊篇曰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皆其證 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于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 夫
鑑明者，塵垢弗能薶，薶污也薶讀倭語之倭 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神內守也情之嗜欲不能干亂也 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
越散也事治也 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玄光內明也一曰玄天也 是
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
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 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
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六十九引燠作煖 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

也。翣，扇也。翣讀鵝鶩唼喋之唼。簡，賤也。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俞樾云：趨乃趨字之譌，越之言逸也，蹴也。越行猶言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文典謹按：趨行猶奔走馳騖也，謂聖人無貪污之心，不奔走馳騖以求名譽也。俞氏以趨為越，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其說迂曲難通。名譽安可以過甚之行求之。文子九守篇雖作越行，疑字之譌，未可據彼改此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偏身，身不見用。偏偏然也。偏讀雷同之雷。○莊逵吉云：說文解字：偏，相敗也。讀若雷。道德經：偏偏兮若無所歸。本或作乘，乘者是。○王念孫云：高說非也。偏字上屬為句，不免於偏，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偏之言羸也。廣雅曰：儽儽，疲也。說文曰：儽，垂皃，亦疲憊之意。玉藻：喪容纍纍。鄭注曰：纍纍，羸憊貌也。王褒洞簫賦曰：桀跖鬻博，儡以頓顇。儽、儡、傫、纍並字異而義同）。身字下屬為句。呂氏春秋有度篇曰：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句法正與此同。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齊民，凡民。齊于民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誘，惑也。進也。也辯者不能說也。說，釋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濫，亂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俞樾云：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正如此，可據以訂正。此真人之道也。○王念孫云：道本作遊，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文子九守篇正作遊。遊者，行也。言真人之所行如此也。上文曰：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銷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高注曰：游，行也。精神篇：是故真人之所游。高注亦曰：游，行也。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並與此真人之遊同意。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間，上下之間也。內，四方之內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俞樾云：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

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九江，江分爲九也。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扃，猶閉也。○俞樾云：高注曰扃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扃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是扃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扃，橫木校輪閒，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扃，故以橫扃竝言。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八卦之風。調，和也。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步節也。○陶方琦云：文選注十六引淮南曰：足蹹陽阿之舞。高注：陽阿，古之名倡也。文選南都賦注引許注：蹀，蹈也。是高本作蹹，與許本作蹀微異。魏都賦注引聲類：蹀，蹹也。說文：蹹，蹈也。廣雅釋詁：蹀、蹈，履也。主術訓：足蹍郊兔。御覽三百八十六引作足蹀狡兔，是許本作蹀之證。○文典謹按：文選長笛賦注、七命注引高注綠並作淥。智終天地。○文典謹按：終當爲絡，形近而譌也。莊子天道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卽此文所本。（落與絡同。秋水篇：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本書原道篇作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此文正作智絡天地，尤其明證矣。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澤，潤澤也。○王念孫云：澤潤玉石本作辭潤玉石。高注：澤，潤澤也，本作潤澤也。此解潤字之義，非解澤字之義。辭潤玉石，謂其辭潤澤如玉石也。目數千羊一句以耳目言之，足蹀陽阿一句以手足言之，智終天地一句以心言之，辯解連環一句以口言之。若云澤潤玉石，則文不成義矣。今案正文澤字涉注文潤澤也而誤（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五引此已誤），後人不達，又於注內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耳。文子九守篇正作辭潤玉石。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不得道行。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蟁，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螫，讀解釋之釋。憺，定也。蚉蝱噆膚，而知不能平。噆，噉，猶穿。○王念孫

云知不能平四字義不相屬知本作性性猶體也平靜也（鬼谷子摩篇平者靜也）謂體不能靜也莊子天運篇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是也後人不知性猶體之訓爲體故妄改之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二引此正作性不能平○愈樾云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不能平者平定也言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濟高注曰濟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未足爲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直蜂蠆之螫毒而蚉蝱之慘怛也此言攖人心不言攖人體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攖迫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蚉蝱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音。○文典謹按雷霆之音舊作雷霆之聲與下耳調玉石之聲重複傳寫宋本及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並作耳不聞雷霆之音今據改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愈樾云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注並曰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一十引攓取吾情作攓取吾精有若泉源作勢若泉原稟作廩今夫樹木者。灌以瀿水。孫星衍云文選注引許春淮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爲瀿云云當是此下原文而各本有瀿波暴溢也五字藏本皆無之附錄以俟攷○文典謹按孫氏所云文選注卽江賦注也許注之上引有淮南正文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則非此處注可知矣各本瀿波暴溢也五字疑後人據玉篇所加故藏本無之也疇以肥壤。疇雒壤或作嗾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栟。栟蘖○王念孫云一當爲十十當爲一此言養之者雖有十人而一人拔之則木必死也下文曰今盆水在庭淸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意與此同魏策亦云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今本十一二字互譌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資產部三所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方術部一引此正作十人養之一人拔之○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千人養之一人拔之文雖小異而作一人拔之則同足爲王說之一證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二十引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作況以一國同伐之今盆水在庭。淸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察見人神易濁而難淸。猶盆水之類也。

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職事．而處士脩其道．道先王之道也〇文典謹按脩當爲循隸書脩循相似故致誤也文選西都賦注御覽七十七引並作而處士循其道唯長笛賦注引作脩與今本合則後人據已誤本改之也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〇莊逵吉云御覽作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無味字下有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姦回則鼎輕〇王念孫云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相對爲文則有死字者是也文子道德篤亦有死字九鼎重味味字於義無取蓋即下文珠字之誤而衍者也御覽引此作九鼎重又引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此蓋許注)則無味字明矣．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不利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修先王之道也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間也或作文德自樂其間先王之道也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譽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〇文典謹按辜當爲罪字之誤也罪古作辠傳寫遂誤爲辜耳御覽六百四十七引辜正作辠爲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墮火中而對之笑也〇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二十引作銅金爲柱也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剸解有才士脚觀其有奇異脛脚也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爲無道梅伯數諫故葅其骸也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嶢山在南陽三川涇渭汧也涸竭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徵也飛鳥鎩翼．走獸擠腳．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毀腳無不被害也〇陶方琦云文選注引作飛鳥鎩羽走獸廢足又引許注鎩殘羽也鎩或通作殺周禮放弒其君則殘之注殘殺也此鎩訓殘義得相通蜀都賦注引許注作鎩殘也奪二羽字一切經音義引作鎩羽而飛當從之辨命論五君詠注引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言聖人不能通其道行其化者不遭世也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禍及之田獵不時也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

于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〇莊逵吉云：反，太平御覽作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涂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爲湖。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爲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〇文典謹按：意林引注略同，惟末有毋遂化作石也六字。莊氏逵吉所引御覽，當爲六十六，然八百八十八引又仍作反，與今本合。一百六十九引作歷陽之都一夕爲湖，有注云：漢明帝時歷陽淪爲麻湖。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喻賢智也。蕭艾賤草，皆喻不肖。〇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九十八、御覽九百八十五引順風並作從風。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穉稼爲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者，羇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極。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所居之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天下。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之性，故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烏號，柘桑也。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陽，鄭國善爲弩匠，因以名也。〇陶方琦云：史記集解、索隱、文選閒居賦注、御覽三百四十八並引許注：南方谿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高注所云或曰，即是許說。索隱引作南方谿子蠻出柘弩及竹弩，引文小異。御覽引古史攷：烏號以柘枝爲之，柘桑其材堅勁，可爲弩。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舲，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若無其水，不能獨浮也。〇陶方琦云：御覽三百四十八引許注：舼，小船；艇，大船，皆一木。（此因上南方谿子注，連定爲許注。廣雅：舼，艇，船也。玉篇：舼，小船也。即本許義。意林引作越舼蜀艇。事類賦舟部、御覽七百七十一引，後漢書馬融傳注所引並同，皆許本也。方言：南楚江湘之間，小艒[illegible]謂之艇。釋名：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挺，一二人所乘行也。小爾雅：小船謂之艇。玉篇：艇，小船也。無訓爲大船者。然高注一版之舟，與許注一本義亦相類，是訓蜀爲一也。〇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作越舲吳艇不能無水

（而行。御覽七百七十一引。浮亦作行。意林引此句在烏號之弓句前。）今矰繳機而在上，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翱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也。）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卷三

天文訓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馮翼洞灟，無形之貌。洞讀挺挏之挏，灟讀以鐵頭斫地之鐲也。）道始于虛霩。（○王引之云：書傳無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馮翼洞灟，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始也。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生虛霩，即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廓與霩同）正所謂太始生虛霩也。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霩爲道始於虛霩，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霩，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涯垠，重安之貌也。○莊逵吉云：御覽作宇宙生元氣，涯俗本作漢，誤。○王念孫云：此當爲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清陽爲天，重濁爲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爲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氣下引此正作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文典謹按：御覽一引靡作劘。）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七、御覽三十六引凝並作淹。）清妙之合專易，（一作摶。）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襲，合也。精，氣也。）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陶方琦云：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淮南閒詁云：日者

火也。按閒詁乃許注本也，故高本無注。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王引之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爲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者生火，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言熱氣積久則生火，寒氣積久則爲水。今本無久者二字，後人刪之也。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四並引此云：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隋蕭吉五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反者爲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爲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爲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爲，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上下文爲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命爲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正相對。精者爲星辰與精者爲日、精者爲月文亦相對。下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句法亦相同。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于虙羲、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洪頤煊云：大戴禮天圓篇：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張衡靈憲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此本作火日外景、水月內景，兩曰字是俗人所改。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王念孫云：劉本刪去下句天字，而莊本從之。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藝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爲合氣。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含則非其指矣。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感，動也。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散霧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引許注：除角。按：此條乃初學記連正文而引，惟除角二字爲許注也。孫氏問經輯本連正文並引爲許說，非也。然除角當作除毛。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十一引許注：解角。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

解角。

其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宗本也。減少也。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膲讀若物醮炒之醮也。○王念孫云：虛當爲虧，字之誤也（虧字脫去右半，因誤而爲虛。埤雅引此已誤）。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正作月虧。藝文類聚天部上、御覽天部四引此並作月毀（蓋許愼本），毀亦虧也。○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十一引月死而蠃蛖膲作月死而螺蚌瘷，又引許注：瘷，減蹴也。按廣雅：瘷，縮也。縮即減蹴義。通俗文：縮小曰瘷，皺不申曰縮朒。說文：縮，一曰蹴也。則減蹴即減縮。○文典謹按：白帖一引月虛亦作月毀。

火上蕁，蕁讀葛覃之覃。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王念孫云：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動也，而有高下之殊，故曰鳥動而高，魚動而下，猶睽彖傳言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若鳥言飛，則魚當言游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鳥動而高。

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標讀刀末之標。

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莊逵吉云：御覽引許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又引高誘注同。此知高許二家注本原別矣。○陶方琦云：華嚴音義引燃作爌，音義及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引許注：陽燧，五石之銅精，圓而仰日則得火。按說文作鐩，云：陽鐩也。周禮攷工記輈人謂之鑒鐩之齊，注：鑒鐩，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唐釋輔行記引鄭注論語：金鐩，火鏡也。論衡率性篇：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則火來至。參同契：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衆經音義引鐵五石之銅精也，圓以仰日即得火，即許氏淮南注。藝文類聚火部引舊注曰：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即得火。與今高注義同而文異，或是許注。又華嚴音義上、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一、御覽四、事類賦月部、續博物志、藝文類聚引許注：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坊，而向月則得水也。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按高注云以銅槃受之，下水數滴，與御覽所引許注說同，知所云先師說然，先師疑即許氏也，蓋古人尊閒之意（或云高言先師即盧植，以序中曾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琦謂當是馬融。後漢馬融傳言融有淮南注。高誘之師爲盧植，植之師即爲馬融，知高注本中必多承用馬注，所云先師或即是馬氏也。說文鑑字下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周禮司烜鄭注：鑒，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御覽五十八引淮南萬畢術：方諸取水。注曰：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治，以十二月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來。與許說合。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虎，土物也；風，木風也。木生於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陶方琦云：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賦風部引許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御覽九百二十九又引許注：龍，陽中陰蟲，與雲同類。按御覽引春

秋元命苞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也故言龍舉而雲興論衡寒溫篇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屬同氣共類共相招致管輅別傳曰龍者陽也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皆與許說合○文典謹按白帖二引作虎嘯而谷風生又按初學記一引高注云虎陽獸與風同類必誤許為高也

麒麟鬭而日月食○陶方琦云初學記一事類賦日部引許注騏驎大角之獸故與日月相動御覽四引日月相動作相符又大角事類賦引作一角說文麒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麐牝麐麕身牛尾一角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公羊疏引許君五經異義曰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為火候亦或引作大角者作一角義是春秋元命包麒麟鬭日無光宋均曰麒麟少陽之精鬭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抱朴清靈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鬭初學記二十九及張華博物志並引作騏驎鬭則日月蝕皆同許注本開元占經引許注本亦作蝕

鯨魚死○陶方琦云一切經音義十九御覽九百三十八引許注鯨海中魚之王也按覽冥訓鯨魚死而彗星出高注云鯨魚大魚長數里死于海邊與許注文義異說文作鱷云海大魚也字或从京作鯨一切經音義引注云無海中二字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春秋演孔圖海精鯨魚也薛綜西京賦注海中大魚名鯨當从御覽補海中二字

而彗星出○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引許注彗除舊布新也白帖引作彗所以除舊布新按左昭十七年傳彗所以除舊更新也五行志引作布新劉向洪範五行傳彗除穢布新也覽冥訓高注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與許注亦異

蠶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自中徽外觀之如金精耳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

賁星墜而勃海決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也勃大也決溢也○陶方琦云占經七十四引許注奔星流星也按占經引為許慎說云云益知二家之本不同也高注云又作孛星孛即奔字之誤知高云又作乃許本也奔賁古字通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文典謹按御覽九及八百七十六引並作人主之精通於天

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飄風迅也

枉法令則多蟲螟食心曰螟穀之災也○陶方琦云占經一百二十引許注穀惡生孽則蟲食心按食心之訓皆本足義○文典謹按枉法令與上句誅暴文不一律意林引此文枉法令作法苛誅暴法苛正相對成義當從之

殺不辜則國赤地赤地旱也

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為災○文典謹按意林引國作多收作時

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期會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雄為虹雌為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文典謹按御覽十四引無彗星二字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

一百一十一隅也○王念孫云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然則億五二字今本誤倒也○文典謹按御覽二引作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隅去地五萬里

五星、八風、二十八宿、

五星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王引之云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後人所加也下文於九野五星八風五官六府皆一一釋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但於所說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應解釋且不應以二十八宿併入九野條內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巂東井輿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爲七星但稱星則無以別於他星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巂謂之巂皆文不成義又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七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後人所加此說星之分度非說星之全數也無緣得有此句

五官、六府、

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

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

皆星名下自解○洪頤煊云下文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高注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此天阿上不應有四守二字當是衍文涉下四宮而誤○王引之云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又下文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一當作五帝說見下)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守者所以司賞罰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據前注則四守亦星名據後注則四守乃總括四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迴殊今細繹原文前注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列其名也太一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之囿羣神之闕及所以司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注以四守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並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之總稱則上文四守二字當列於紫宮前爲統下之詞或列於天阿後爲統上之詞其義乃通何以雜廁諸星之間而云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軒轅帝妃之舍咸池水魚之囿皆與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許愼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前後遂相矛盾矣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星名故改爲天阿也案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與門闕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注以天河爲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天

天河天河蓋卽北河南河也夾河之南北故總謂之天河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闕梁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戍與中(而鉞字)俱爲帝闕又占曰兩河戍閒爲天門日月五星常出其門中故曰天河者翼神之闕也高注訓闕爲門正合郗萌之說翼神卽日月五星之神也韓子飾邪篇曰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般槍歲星所謂天河蓋卽指此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合誠圖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宮之中非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諸書亦無言太一之庭者此太一二字蓋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誤(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太一之庭當作五帝之庭天官書曰太微匡衞十二星藩臣其內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卽此所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宮太一之居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廷庭古字通)又其一證矣注內太一天神也亦當爲五帝天神也蓋正文既誤爲太一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韓鄭之分野也〇洪頤煊云二十八宿皆隨斗杓所指而言角亢氐離斗杓最近故古法以此三星爲中央天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之分野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〇俞樾云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尙未盡變字之義

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虛危一名玄枵齊之分野

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卽於陰故曰幽天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衞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

西方曰顥天。顥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顥天或作吳字〇莊逵吉云俗本此字皆作吳惟藏本作顥

其星胃昴畢。昴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觜巂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朱陽也西南爲少陽故曰朱天

南方曰炎天。〇文典謹按文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引高注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

其星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張周之分野一名鶉火

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〇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木冒地而生也按說文木字下云冒地而生東方之行與注淮南說同

其帝太皞。太皞伏羲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〇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天神五帝太皞上申方按時則訓盛德在木高注太皞之神治東方也亦與許說合〇文典謹按御

覽十九引韓作昊注伏犧作庖犧。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規者圓也按說文圓字下云圓者規也與淮南注訓同。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木色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之帝其佐朱明。舊說云祝融○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許本作祝融按高云舊說卽許本也占經引淮南天文閒詁作其佐祝融確是許本執衡而治夏。○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引許注衡平也按衡義同準說文準平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六十九引注衡平必是許本其神為熒惑，熒惑五星之一也其獸朱鳥，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八引許注繩直也按下文子午卯酉為二繩高注繩直亦同許說○文典謹按御覽二十三引四方下有止字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文典謹按御覽二十三引注作宮土也戊己土日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又假令歲星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曰三宿按下文太陰在寅為攝提格爾雅作太歲在寅曰攝提格知太陰卽太歲廣雅太陰太歲也本許義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四鉤謂丑寅為一鉤辰巳為一鉤未申為一鉤戌亥為一鉤又假令歲陰在寅歲星在斗牛故曰二宿也按卽本下文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說也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錢大昕云四仲謂子午卯酉也四鉤謂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也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是為四仲行三宿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太陰在未歲星舍觜觿參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

是爲四鈎行二宿此在淮南書信而有微者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云太歲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星行二宿史記正義引晉灼說亦同本據淮南之文而改太陰爲太歲則失淮南之旨蓋古法太陰與太歲不同太歲與歲星左右行不同而常相應如歲星在星紀則太歲必在子歲星在玄枵則太歲必在丑推之十二辰皆然也今云歲星舍斗牽牛是星紀之次也太歲當在子而郤云在寅歲星舍須女虛危是玄枵之次也太歲當在丑而郤云在卯是淮南所云太陰非即太歲矣如果太歲在寅則歲星當舍營室東壁不當在斗牽牛果太歲在卯則歲星當舍奎婁不當在須女虛危也淮南雖不言太歲而即歲星以見太歲此古人舉一反三之例也太史公天官書多承淮南之文唯改太陰爲歲陰其說歲星晨出之月與淮南常差兩月一舉夏正一用天正似異而實同太史公亦以歲陰紀年如太初元年閼逢攝提格其明證矣自太初改憲以後劉子駿三統術但有推太歲所在法別無言太陰者蓋時人子弟失其傳已非一日班氏天文志雖承史公之文而改歲陰爲太歲不復言太陰是東漢人已不知太陰太歲之有別矣晉灼晉人宜其仍太陰爲太歲也

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周徧。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陶方琦云古經七十四引許注衆星庶民之象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按許注即洪範庶民惟星之意。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譴告人君鎭星以甲寅元始建斗。○陶方琦云占經三十八引許注甲寅元始歷起之年也建斗填星起於斗也按高無注今高本作鎭星歲鎭行一宿。○王念孫云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歲鎭一宿則無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塡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無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鎭星一徧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王引之云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月已巳立春七曜其在營室五度閼蒙與閼逢同太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閼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月爲陬畢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鎭星也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

東方。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爲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爲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顧玕曆元所起之日爲己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若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莊本改甲寅爲建寅。尤非。）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星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王念孫云。當出而不出。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太白主兵。故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文）。當入而不入。未當出而出。則天下興兵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是其證。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陶方琦云。占經五十三引許注。効見也。按此許注羼入高注中者。故同。說文。効作效。象也。占經又引春秋緯云。辰星春分立卯之月。夕効於奎婁。宋均注。見於奎婁也。亦以見訓効。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効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穀不熟爲飢也。○莊逵吉云。飢。依高義應作饑。本或作饑。飢餓也。饑穀不熟也。兩字訓異。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笙也。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爲管也。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爲柷也。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也。爲弦也。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也。爲塤也。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兌卦之風也。爲鐘也。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爲磬也。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也。爲鼓也。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疆界。治田疇也。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俞樾云。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爲文。草書德字作㥀。與位相似。故德誤

爲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〇文典謹按。文選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引作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御覽二十三引爵有功。位作施爵位。又引注。封建侯也。作封建諸侯。於文爲順。故

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

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僭偸。故去鍾磬縣垂之樂也。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

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illegible]者。於是順時而決之。〇王念孫云。祀四郊。本作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曰。鄉。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即月令所謂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虎通義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爲韻(功字合韻讀若光。月令。神農將持功。與昌熾爲韻。老子。不自伐故有功。與明彰長爲韻。自伐者無功。與行明彰長行爲韻。韓子主道篇。去賢而有功。與明強常常爲韻。逆辟督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爲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本作決罰刑。故高注云。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文曰。斷罰刑。時則篇曰。休罰刑。又曰。斷罰刑。皆其證也。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斷罰刑。刑與城爲韻。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〇俞樾云。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蓋以二字爲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塙證。又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按其司馬及治田土。卽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卽此五官之一矣。

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〇俞樾云。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〇文典謹按。俞說近塙。文選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顏特進詩注引太一作天一。足證天子誤作太一之跡。

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〇文典謹按。文選月賦注引高注。軒轅。星名。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作軒轅星也。知舊有此注。而今本脫之也。

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〇文典謹按。魚本作衡。字之誤也。衡古作奐。與魚形近而譌。水衡。上林之官。故天上亦有水衡之神也。北堂書鈔百五十引此文正作咸池水衡之囿。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〇俞樾云。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

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偏考書傳無以天河爲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

闕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兲與兩字相似故誤爲天矣○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引作天河鞏臣之闕又引兩注云天河星名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

○陶方琦云初學記一御覽六引許注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按王氏淮南雜志曰上文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此作四守乃統拼之詞前後不應矛盾若此蓋後人以許注

闌入高注中遂至於此王說是也今高本四宮乃四守之誤天阿當作天河（韓非子天河何犿隨志天高西一星名天河）今北堂書鈔及御覽引高注曰天河星名知阿乃河之譌文太微者，主朱

雀。主猶典也○陶方琦云占經六十六引許注朱鳥太微之鄉按上文其獸朱鳥高注朱鳥朱雀也似本文當作朱鳥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

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駿狼之山至所止也按玉篇引作日冬至入駿峻之山蓋許本也冬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

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牛首之山夏至所止也按中山經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郭注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太平寰宇記神山

縣黑山一名牛首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天一元始初有日月五星之時也錢塘曰天一當

作太一天一太一紀歲人正俱建寅知非天一者顓頊曆上元歲甲寅正月七曜俱在營室如下所言也若太陰甲寅太歲實在丙子歲星當在星紀何得至營室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

室五度。○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日月如連璧五星若貫珠皆右行按尚書中候云日月若連璧五星如編珠許注本此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

入營室五度，無餘分。○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餘分小分也按或引占經引淮南許注作餘分小餘也當作小分是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

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王引之云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蓋一終而建甲戌積千五百二十歲二終

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千五百六十歲（劉績謂每終二十年三終共六十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句）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

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顓頊曆元（見太歲攷）開元占經古今曆積篇曰黃帝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曆同則顓頊曆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若非三終不得有此

數矣。漢書律曆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三終歲復。復青龍爲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已脫三終二字。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〇王引之云。日行一度。本作日行危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者。言每歲日行至危之一度。而有四分一之奇零也。蓋四分度之一。微渺難辨。其所在本無定處。推步者視周天之度起於何宿。則附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曆以冬至日躔起度。則度起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爲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顓頊曆以立春日躔起度。則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即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廣雅說七曜行道。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爲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本作日行一度。則所謂四分度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其矣其不可通也。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日。〇黃楨云。曰常作日。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八十歲計有四百八十七甲子。而餘分皆盡。仍復故日干支也。子午卯酉爲二繩。繩直也。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爲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西南巳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常佯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〇莊逵吉云。常羊。卽相羊。亦卽倘佯。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襄羊。皆是也。亦古字通用。西北爲蹏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蹏始通之。故曰蹏通之維。〇莊逵吉云。蹏各本皆作蹠。疑譌。本誤。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〇王念孫云。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池下引此。作鑿池穿井。於義爲長。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〇陶方琦云。占經五引許注。夷。平也。按說文。夷。平也。與注淮南同。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漓。

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地漏濕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于南方。○俞樾云。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溼。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日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日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生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訓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文典謹按。白帖十六引作水勝故夏至濕。火勝則冬至燥。燥則輕。濕則重。故先冬至夏至懸土炭於衡。各一端。今適停。冬至陽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而鐵仰也。故先冬至夏至以下。疑是注語。而今本脫之也。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八十七引出作氣。蟬始鳴。半夏生。半夏。藥草。蟁蝱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蟁蝱鷙鳥應陰不食不搏也。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三引作八尺之表。景修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王念孫云。十二月當爲十一月。上文云。冬至德在室。是也。○黃楨云。十二月當作十一月。上文云。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又曰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冬至爲十一月中氣。則此十一月無疑也。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而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日

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王念孫云。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讀。其高注自東北至東南云云。本在十六分度之五下。道藏本誤入九十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下文義。劉績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升二字之下。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爲斗。字之誤也（隸書斗字作什。形與升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而斗日行一度作一句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爲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文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鐘。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終。無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其功。故曰南呂也。○王引之云。陽氣凍解。文不成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臣乘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是也。今本陽下有氣字。因注內陽氣而衍。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林。衆也。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也。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也。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於陽。助成陽功也。故曰仲呂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黃楨云。凡言四十六日。舉成數言之。其實四十五日又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大風濟。濟。止。音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鐘也。○文典謹按。注夾夾也。義不可通。疑當作夾莢也。下文云。夾鐘者。種始莢也。是其證。又按御覽二十三引注無地字。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文典謹按。御覽二十三引注。滿。冒也。音比太蔟。太蔟。正月也。蔟。蔟也。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文典謹按。御覽二十三引注正月下有律字。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也。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

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文典謹按御覽二十三引注云斗杓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文典謹按御覽二十三引背陽之維上有庚字夏分作夏節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王念孫云戒當爲臧字之誤也臧古藏字秋分雷藏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爲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爲戒則後人亦必改爲藏矣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王引之云冬至音比黃鍾當爲音比應鍾下當云小寒音比無射大寒音比南呂立春音比夷則雨水音比林鍾驚蟄音比蕤賓春分音比仲呂清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鍾立夏音比太蔟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鍾其日冬至音比林鍾亦當爲音比應鍾蓋音以數少者爲清數多者爲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清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由濁而清冬至應鍾其數四十二爲最清小寒無射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鍾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則又濁於無射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林鍾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蟄蕤賓其數五十七則又濁於林鍾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蕤賓矣清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鍾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蔟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鍾矣小滿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蔟矣芒種黃鍾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日冬至音比應鍾浸以濁也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黃鍾爲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爲最清者最清者非應鍾而何後人但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之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黃鍾而移應鍾於小寒且並無射以下遞移其次（高注亦遞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四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日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林鍾則謬甚矣（宋書律志引此已誤）又案驚蟄本在雨水前穀雨本在清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者後人以今律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曆

志曰讖當中驚蟄今日雨水降婁初雨水今日驚蟄大梁初穀雨今日清明中清明今日穀雨是漢初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清明前也桓五年左傳正義引釋例曰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月令正義引劉歆三統曆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又引易通卦驗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孝經緯曰斗指寅爲雨水指甲爲驚蟄指乙爲清明指辰爲穀雨三書皆出太初以後故氣名更改(三統曆與緯書皆出西漢末)不應淮南王書先已如是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逸周書周月篇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穀雨時訓篇驚蟄雨水穀雨清明今本雨水在驚蟄前清明在穀雨前皆後人所改辯見盧氏紹弓校定本)日知錄謂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失之

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陶方琦云文選謝莊月賦注引許注歷十二辰而行占經六十七引作越歷十二辰而行按說文歲字下越歷二十八宿越字應增咸池爲太歲○錢曉徵答問云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王念孫云錢說是也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王引之云起字上當有脫文蓋言甲寅之年歲星在娵訾之次(營室東壁也詳見下條)是歲星所起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韻也(二子字見下文)必言歲星所起者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漢書律曆志曰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巛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鄭注周官保章氏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馮相氏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辰前而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以上賈疏)然則右徙周天皆謂歲星若建寅之太歲左行於地不得謂之右徙周地

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周天上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不得謂之大周淮南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句)十二歲而周無大字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

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徙嚴道道死子雖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紀時也○王引之云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又加點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下距元封七年凡六十年)爲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見太歲攷○洪頤煊云漢書淮南王傳文帝十六年乃徙阜陵侯安爲淮南王是年歲在丁丑而云太一在丙子者據冬至在年前立算從冬至甲午距立春四十三日而得丙子以節氣盈縮故下文云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亦四十三日而得立春也

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王引之云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誤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案錢說非也下文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注曰還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則冬至之日非子即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爲己酉之謂也立春丙子與上文始起始子爲韻若作立春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與後人曆法不同者古法多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黃楨云甲午字有誤依顧玗壬申部推之當得庚寅日酉初冬至丙子日辰末立春篇首以顓頊源起案漢書言漢興襲用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史記又言張蒼爲淮南厲王相則此用顓頊曆可知也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陰爲猶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王引之云二陰當作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羸縮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一陰與一陰爲二一陽與二陽爲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是也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爲一陰陽矣○俞樾云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倍者式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末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即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

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

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或六作八。○黄楨云：作八是也。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十九分度之七也。作六字誤。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王引之云：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制以歲遷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衍也。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挺伏之類出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由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王念孫云：養老鰥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粰鬻。仲秋養長老。行粰鬻飲食。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引巫咸曰：塡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子）存鰥寡。行饘粥。施恩澤。皆其證。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

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爲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不成爲介蟲也。○莊逵吉云：爲讀如譌。書平秩南譌。譌，化也。亦古字通用。高義未晰。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苽，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不成爲魚。○王引之云：大剛二字，義不可通。大字蓋因上文大旱而衍。剛當爲則，字之誤也。則魚不爲，四字連讀。（高注不成爲魚）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干金，則魚不爲。是其證。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柰復榮生實是也。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隊。隊，隕。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豐隆，雷也。以將其雨。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四、初學記二引，並無雪字。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王念孫云：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本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寒，令不得發泄。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爲敷。周頌賚篇箋云：敷猶徧也。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字爲衍文，而削之矣。○俞樾云：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斂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攽字之誤。尚書洛誥篇：乃惟孺子頒，說文支部作乃惟孺子攽，是布攽即布頒，猶言頒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頒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收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爲衍字而削之矣。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王念孫云：禽鳥當爲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以養百穀禽獸草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並引作以長百穀禽獸草木。

是謂。其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雄鳩布穀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二十一引禾作米。注雄鳩下有蓋字。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于暘谷。○文典謹按。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旦似湯谷。夕類虞淵。注。張景陽雜詩十首。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注引暘谷並作湯谷。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亦作湯谷。史記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一日至。登于扶桑。○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一。初學記天部上。御覽三引並作登於扶桑之上。初學記御覽並引注云。扶桑。東方之野。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諾皋之朏也。○文典謹按。初學記御覽引朏下並有舊注云。音斐。至于曲阿。○文典謹按。初學記御覽並有注云。曲阿山名。是謂旦明。平旦。○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旦並作朝。北堂書鈔百四十九引注云。旦明。平旦也。曲阿。所由明也。至于曾泉。是謂蚤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臨于曾泉。初學記御覽並有注云。曾。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書鈔引注云。曾。淵也。至于桑野。○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臻于衡陽。是謂隅中。○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隅並作禺。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邱在南方。○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對于昆吾。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靡於鳥次。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餔並作晡。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王念孫云。小還大還當爲小遷大遷。字之誤也。遷之爲言西也。日至昆吾謂之正中。至鳥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至女紀則大西矣。故謂之大遷。漢書律曆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白虎通義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是故遷與西同義。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可通矣。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一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三引此並作小遷大遷。○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迴于女紀。至于淵虞。是謂高舂。淵虞地名。高舂時加戌。民碓舂時也。○王念孫云。淵虞當作淵隅。隅虞聲相亂。又涉下文虞淵而誤也。桓五年公羊傳疏。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淵隅。楚辭

天問補注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尚不誤○文典謹按至于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經于初學記引注云言尚未冥下蒙先春曰高春至于連石是爲下舂連石西北山言將欲
冥下象息舂故曰下舂連讀腐爛之爛○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頓于連石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文典謹按初學記御覽引此
四句作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初學記引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迴六螭御覽引注多即六龍也四字書鈔馬作武至于虞淵○文典謹按藝文類
聚初學記御覽引並作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文典謹按文選琴賦注引高注觀物黃也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士之所也○莊逵吉云御覽
作淪于蒙谷蒙谷即尚書昧谷蒙昧聲相通○王念孫云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諸至字而誤也淪入也沒也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淪楚辭補注
同○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引注作蒙谷北極山之名也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曙明浦涯○文典謹按初學記引日入崦嵫經於細柳入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
浦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又引注嵫音茲亦曰落棠山細柳西方之野蒙谷蒙汜之水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樹上御覽引嵫作滋經於細柳作經細柳餘同白帖一引作入濛汜於虞泉行九州七舍
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禹以爲朝晝昏夜○王念孫云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爲離俗書離字作離脫去右畔而爲禹耳
者分也言分爲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別爲陰陽離爲八極文義與此同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
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莊逵吉云御覽有
注云帝天帝也運之以斗運旋也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莊逵吉云御覽作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匝終而復
始○王引之云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曆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律曆志引董巴議曰顓頊曆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湯作
殷曆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顓頊曆起寅月殷曆起子月也故下文指寅寅則萬物螾螾然也先言指寅顓頊曆之遺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曆之遺法也下指
寅指子言其始一歲而帀乃言其終蓋起於寅者至丑而帀起於子者至亥而帀也後人不知古曆有二法而改爲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帀不須更書一歲而帀矣且子與始爲韻若作丑則失其

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指寅。則萬物螾螾也。動生貌。○莊逵吉云。本皆作萬物螾。藏本同。惟太平御覽作螾螾也。依義御覽是。今從之。○王念孫云。此當作指寅【句】寅【句】則萬物螾螾然也【句】寅則萬物螾螾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螾螾然。故高注曰動生貌。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螾下又脫螾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寅則萬物螾螾然也。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莊逵吉云。御覽作湊而未出也。下有注云。太蔟正月律。指卯。卯則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夾鍾二月律。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姑洗三月律。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仲呂四月律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蕤賓五月律。指未。未。昧也。○王念孫云。未下脫者字。昧本作味。後人以漢書律曆志云昧薆於未。故改味爲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爲味。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並云。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並云。未。味也。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義並與淮南同。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林鍾六月律。指申。申者。呻之也。○王念孫云。之字當在上文引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並云。林鍾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夷則七月律。德以去生氣盡也。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南呂八月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莊逵吉云。御覽作入之無厭也。下有注云。無射九月律。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應鍾十月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黃鍾十一月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大呂十二月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王引之云。此三句不與上文相承。尊繹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日至言之。彼言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

無偏勝。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下。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王念孫云。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宋書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王念孫云。重罕二字。義不可通。重當爲革。祭祀喪紀兵革。皆相對爲文。革字古文作䩯。隷省作革。與重相似而誤。罕當爲軍。言兵革之事。以三軍爲制也。軍字草書作平。與罕相似而誤。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十二引。如作而。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劉績云。當作宮生

徵徵生商○王念孫云劉說是也上文曰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又曰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所謂宮生徵徵生商也宋書律志晉書律曆志並作宮生徵徵生商地形篇亦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高注變猶化也）

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

○王引之云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曰姑洗爲角則角與姑洗爲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當爲主角主姑洗猶言姑洗爲角耳主與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而誤宋書律志亦誤作生

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

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和也

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

○劉績云以序論之黃鐘爲宮以次而商角徵羽姑洗生應鐘變宮在南呂羽之後故曰比於正音爲和應鐘生蕤賓變徵閒入正音角羽之間故曰不比正音爲繆○王引之云劉說非也七音之序周同相次變宮在羽之後宮之前變徵在角之後徵之前（唐武后樂書要錄說七聲次第曰假令十一月黃鐘爲宮隔一月以正月太簇爲商又隔一月以三月姑洗爲角又隔一月以五月蕤賓爲變徵即以其次之月六月林鐘爲徵又隔一月以八月南呂爲羽又隔一月以十月應鐘爲變宮周遍還與十一月相比也）其道相同豈有順逆之分乎比讀如易比卦之比比入也合也閏元年左傳曰屯固比入又曰合而能固是也（說林篇黃鐘比宮太蔟比商與此比字同義）比於正音故爲和本作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注內與正音比本作不與正音比不比於正音者不入於正音也言應鐘是宮之變音故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蕤賓是徵之變音故亦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音目）繆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穆繆古字通）言其調和正音也（周語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釋其義曰變宮變徵爲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鐘蕤賓二律皆所以調和其聲也）（漢書揚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曰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穆與繆同穆在變音之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調和故曰穆羽相和（張晏曰穆然相和殆未達穆字之義）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宮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而穆之命名正取相和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爲紕繆之繆以爲和與繆相反（宋書引舊注曰繆音相干也亦誤解繆字）遂於應鐘不比於正音句刪去不字以別於蕤賓並注中不字而亦刪之古訓之不通其勢必至於妄改矣宋書律志正作姑洗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爲和載注文正作不與正音比晉書律曆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足證今本之繆

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

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也○王引之云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下相承爲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比字今刪）脫去此句則注文爲贊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王引之云此文多不可通人修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卽聲也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人之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人之度其不可通三也蓋寫者譌舛失次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下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修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尋者中人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鐘之律修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修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中人之度也者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也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蔈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蔈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莊逵吉云說文解字秒禾芒也蓋正字應作秒此借白花蔈之蔈當之亦通用○王念孫云隋書律曆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蔈定蔈定而禾熟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陶方琦云說文稱字下注引秋分而秒定是許本淮南作秒也說文秒禾芒也宋書及隋律曆志引淮南舊注云䅿禾穗芒也字作䅿義正與許氏說文合其爲許注無疑高注云古文作秒蓋古本也疑卽指許氏之本主術訓寸生於䅿高注䅿禾穗䅿孚榆頭芒也與此注說正同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甲至癸日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王引之云十二蔈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蔈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䅿（蔈䅿並與秒同今本䅿誤作穮辯見主術）高注曰十二䅿爲一分（今本脫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蔈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

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粟爲分十分爲寸乎。且主術篇明書寸生於粟。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爲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下。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粟而當一分。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王念孫云。量當爲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變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爲重。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觔。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觔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鐘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文典謹按。莊本作定。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太陰所在。蟄蟲首穴處。鵲巢以鄉爲戶。傳寫宋本亦作蟄蟲首穴而處。今據改。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王引之云。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是太陰即蒼龍也。既云太陰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鈞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以太陰即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淺人所加。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王引之云。太陰二字乃下屬爲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爲句。劉本遂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

[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成池為太歲則又大歲之誤(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為小歲成池為大歲(見上文)上文酉為危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為開主大歲大歲成池也太歲月從行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迴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子主太歲是太陰主太陰矣義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即太歲也(蓋許愼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為二注者必不為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太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無分大歲太陰為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為太歲太陰不同之證非也○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太陰在天為雄歲星在地為太陰按雄字衍周禮保章氏鄭注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太陰即太歲故曰在天為歲星在地為太陰說正同也]

北維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陶方琦云占經二十三引許注東井輿鬼在未斗牽牛在丑故爲對按十一月應作正月淮南建寅非太初法也]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揭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作讀昨]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困讀軍]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王引之云十一月當爲正月十二月當爲二月正月當爲三月二月當爲四月三月當爲五月四月當爲六月五月當爲七月六月當爲八月]

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陰）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皆其證也後人以太初曆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溷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臨太歲月建以見也（見前太一在丙子下）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曆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午應子月也淮南之太歲始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謂寅年應寅月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已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見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玄色甚明正月德在木故星色蒼（天官書凡書正月者七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玄若以正月應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不云色玄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訾歲星在星紀中隔玄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觜巂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日德。辰爲刑。德剛日自倍因。柔日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王

引之云日德日下脫爲字日爲德辰爲刑相對爲文也綱當爲剛剛日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於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王引之云此當爲右背刑左前德寫者顛倒耳五行大義論配支幹篇曰從甲至癸爲陽從寅至丑爲陰陽則爲前爲左爲德陰則爲後爲右爲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會稽藩云背卽後也孫子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亦以背與前爲對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宇之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王引之云二月建奎婁備舉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正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昴四月當云建畢觜巂參五月當云建東井輿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氐九月當云建房心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營室月令日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刪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季冬日在婺女(卽須女)而此言建虛者乎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莊逵吉云三十三藏本作三十葉近山本作三十四四字非今以漢書改正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

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王引之云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主吳者斗牽牛越須女吳當作斗牽牛須女吳越開元占經分野略例曰淮南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須女四字)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元占經)然則呂氏春秋注分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之說鄭魏晉並列(戰國時多謂韓爲鄭)則在三家分晉之後其時吳地已爲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二國不應同分野故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譌。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嶲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也○俞樾云溫涼義不得通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文典謹按俞說是也北堂書鈔百五十三引涼正作良是其證。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施宣明也。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割故修兵也○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三引備作甲御覽二十四引注金德作陰德二十七引治作理。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也○莊逵吉云御覽剛作堅注同○文典謹按御覽二十七引治作理又引注純陰作純陽。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莊逵吉云御覽下有注云衰疾也。十二歲一康。康盛也○莊逵吉云御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蘇不熟爲荒也蓋是許眘注故義異○王念孫云注盛當爲虛此淺學人改之也云康之爲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篇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濂虛也方言康空也並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濂本或作荒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爲康云康虛也康荒古字通)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㰴說文㰴飢虛也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穅穅虛也並字異而義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作四穀不升謂之荒史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水旱篇曰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即荒也若訓康爲盛則與正文顯相違戾矣且四穀不升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一荒亦漢時常語是之不知而訓康爲盛明是淺學人所改漢人無此謬也。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

衞。癸越。○王念孫云。開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案齊近東夷。楚近南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衞近趙。則作趙者是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復矣。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衞。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王引之云。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名有五。下文以專從事。以義行理。以保畜養。以困舉事。分承專義保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以制擊殺明矣。今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字爲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王念孫云。從當爲徙。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刑爲煞。故薺麥死也。按卽上文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之義。十一月合子謀德。○陶方琦云。占經六十七引許注。德爲生。問射于振末。按注文多譌。射于當作射干。易通卦驗。冬至[illegible]射干生。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气萌動。故十一月有闈射干芸荔之應。問射于卽闈射干。太陰所居辰爲厭日。○王引之云。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徙一辰。太陰則左行。而歲徙一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爲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衍也。厭者。鄭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爲月厭。是雌所居辰名爲厭。不名爲厭日也。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雌以音知雄。○陶方琦云。文選揚雄甘泉賦注。漢書藝文志注。後漢書王景傳注。引許注。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按高無注。揚雄傳。張晏注曰。堪輿。天地總名也。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莊逵吉云。代。諸本皆作趙。惟藏本作代。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

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〇王念孫云：錢氏答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衍之（天老說見周官占夢疏所引鄭志內）。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倘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案錢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地在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衛中山及周，未知以何國當之也。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〇王念孫云：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十四引此數下有來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有其歲司也。〇王引之云：此本作其爲歲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爲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爲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司古伺字）。爲歲司者，爲歲候豐凶也。尋繹文義，其爲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圖者誤列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不了之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

占歲之事。中間不應有圖。圖蓋後人所爲。故置之非其所耳。劉績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張四維一段於此句之下。大誤。○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三引。作爲祈歲也。

丙　巳　金生
午　火壯　土生
丁　未　木老
井鬼柳星張翼軫

參觜畢昴胃婁奎
申　水生
庚　酉　金壯
辛　戌　火老　土壯

亥　木　生
子　水　壯
丑　金　老
斗牛牽女須虛危室壁

甲　寅　火生　土老
卯　木壯
辰　水老
角亢氐房心尾箕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蓬也。單閼之歲。單，盡；閼，止也。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萬物遏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執徐之歲。執，蟄；徐，舒也。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敦牂之歲。敦，盛；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雝也。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涒灘之歲。涒，大；灘，修也。言萬物皆修其精氣也。○桂馥云：爾修字寫誤，並當爲循。高注呂氏春秋序意篇歲在涒灘云：涒，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李巡說爾雅云：萬物皆循精氣，故曰涒灘。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也。掩茂之歲。掩，蔽；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玄默也。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孽也。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王念孫云：蠶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蠶登爲句，稻疾爲句，菽麥昌爲句，民食三斗，斗當爲升。開元占經引此正作蠶登，稻疾，菽麥昌，民食三升。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郤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

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並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